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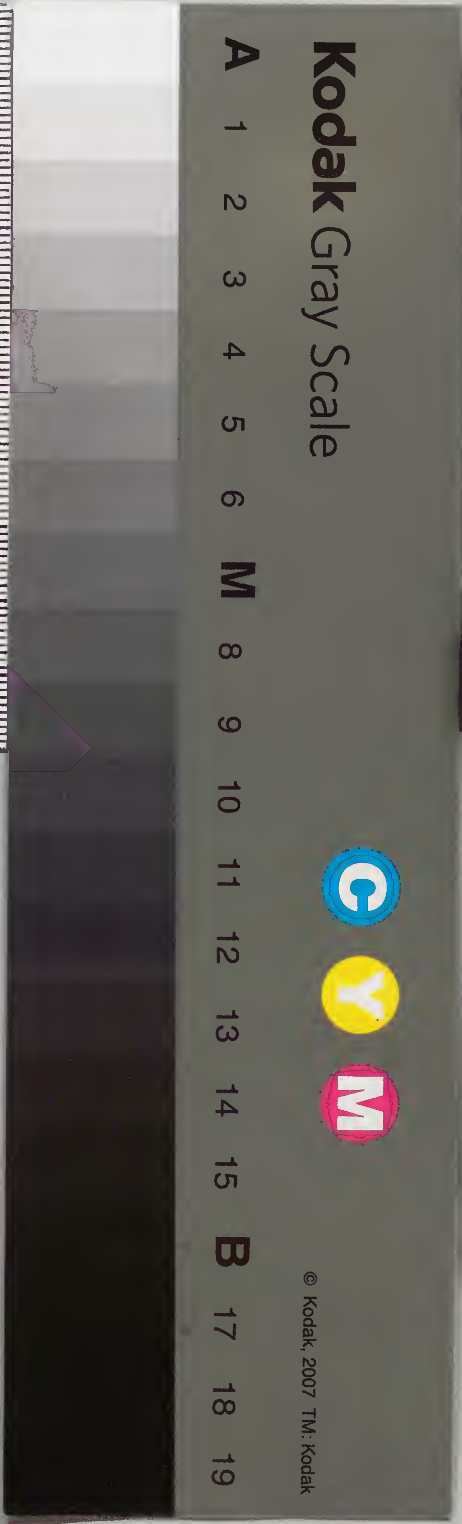


子不...
八六〇〇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00
冊數 4(1)
函號 277 126

四書
十二

277-126



序

方今

聖天子在上取六經而表
章之至四書則有日講
頒行天下家置一冊朝

淺草文庫

夕講誦何容復贊一辭
然在童蒙則有難與言
者壬戌癸亥間余棲畫
地註論語六篇辛未奉
命出守上谷始取兒輩

署中講書大兒年十五
頗能記憶次兒五歲始
能言十一口尙期見余
所爲註輒苦其繁刪矣
又加刪焉然後喜曰如

序二
此方似聖賢口吻多卽
不似此言實畏難然竊
有取焉是集也一本朱
註總折衷於

日講兼述師說芻錄諸

家掛一漏萬期易知焉
耳矣輒敢焚棗梨者郡
賢魏蓮陸先生意也

賜同進士出身

特起直隸保定府清苑縣

序三
知縣賑濟宣府等處

欽命行取入京授江西道
監察御史協理山西道
事稽察兵部督捕辛未
會試場內監試

特簡直隸守道管理錢穀
駐劄保定府叅議郇陽
邵嗣堯自識

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
申冬十一月長至後三

序四
日書於金臺池館



刪訂四書初學易知解序

余自七歲始讀書十歲始講
書塾師授以蒙引諸書如望
洋觀海不知若句爲講大註
若句爲講小註也閱十八歲
嘗試取蒙引存疑大全諸說

擇其可解者手錄書額越明
年而前所手錄者又不自解
旋錄旋易積二十年未有定
本辛未爲兒輩講說每苦其
繁此四書初學易知解所由
作也甲戌奉

聖天子命督學江南奉

命之後夙夜悚惶無可報稱取
向所爲易知解刪訂授梓擬
令江左童蒙得吾說而引伸
之以爲入道之門或於養正
之義有合云

康熙三十三年前五月初五日江左
學臣邵嗣堯題於句容公署



易知解序

天下有真學問乃有真事功有
真事功乃為真學問此仕優則
學學優則仕二者不容偏廢也
近世學者習制義而志顯榮佩
圭組而棄道義求於簿書之餘

留心聖學者不可多得吾

守臺邵老公祖則異是其三仕
爲今無地不率諸生講學凡琴
堂措置無一不從潔己仁民起
見由侍御而守憲門如市而心
如水一切日用交接每以借貸

應之故所負不貲暇時課諸兒
講解不少倦一日留余西閣小
飲談四書奧義津津因及於我
如浮雲句言不第不義之富貴
如浮雲即義中之富貴亦如浮
雲不第富貴如浮雲即我亦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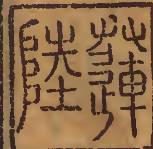
浮雲此等胸襟直置身羲畫以
上視掀揭事業不過一點浮雲
之過太虛又何區區富貴之足
云其素所講語子弟有錄出者
名易知解余急索讀之則按章
逐句痛快直捷且各有一段餘

義發前賢所未發誠後學之津
梁啟蒙之金鑑也反復捧誦至
快論處真有心曠神怡舞蹈而
不自知者因歎曰吾鄉江村先
生有四書說約夏峰先生有四
書近指此解付梓以嘉惠海內

可鼎峙而三矣。有功聖門不在
西山諸儒之下。識者當不以余
爲阿其所好云。

康熙歲次辛未嘉平之吉上谷

治晚生魏一鰲頓首題



刪訂四書初學易知解卷之一

江左學臣邵嗣堯輯

學而第一

此章勉人爲學也。子曰。人性皆善。欲明善以復性。則
莫如學。學矣。又從而時時溫習之。將所學在我。不亦
生意萌動而說乎。由是信從者衆。有朋自遠方來。將
所學及人。不亦生意浹洽而樂乎。至於人不我知。累
無含怒之意。是所學爲己。不亦滿腔皆生意。無入不
自得之君子乎。要從學而時習得之。人復何憚而不

爲此

第一節如春。有欣欣向榮意。第二節如夏。有萬物相見意。第三節如秋冬。有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意。學也者。將以復其不學者也。人性皆善。如人之有生。學如喫飯服藥。所以養生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時習者。熟之也。學謂考諸古。習謂體諸已。時則欲其無間斷也。習訓鳥數飛。燕子離巢學飛。便要自家會飛。到得自家會飛。說不說當自知之。學若從功名富貴起見。人不知焉。能不慍。到得不

知不慍。方是爲已之學。觀孔子謂顏子好學。而以此思學。學可知矣。

翁子先曰。第一節是學不厭。第二節是誨不倦。第三節是知我其天。此夫子歷出其生平得力者。以教人也。

有子章

此章勉人爲孝弟也。有子曰。有人於此。其爲人也。善事父母而孝。善事兄長而弟。是其人已和順積中矣。而好干犯其上者。少矣。犯上悖理之小者。且不之好。而好作亂爲悖理之大者。斷乎其無之也。是以君子

之爲人也。凡事皆從根本上用力。務本而本立矣。大本既立。達道由此而生矣。吾所謂孝弟也者。仁民愛物。皆從事親從兄一念中流出。其行仁之本。與知孝弟爲仁之本。則知爲人當務孝弟矣。

此章正示人以所學何事也。有子要說孝弟爲仁之本。先指出箇孝弟人。不犯上。不作亂。做个樣子。本根也。借草木爲喻也。仁字。卽上文道字。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往廣處說。所謂仁覆天下是也。孝弟爲仁之本。與孰爲好學爲字同。言孝弟是仁之本。若作文。依註作行仁之始講。

子曰巧言章

此章欲學者知所爲仁也。子曰。仁人心也。不在聲音笑貌間也。若乃巧好其言。以悅人之聽。令善其色。以悅人之觀。彼將自附於仁哉。其中所少者。正惟仁耳。犯上作亂者。仁之反。其不仁易知。巧言令色者。仁之似。其賊仁難知。仁如桃仁杏仁。一團生意。包含在裏。故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如剪綵爲花。非不絢爛可觀。就裏全無生意。故鮮矣。仁。巧言不止。是讒諂。面諛。見失意人而咨嗟歎息。亦巧也。令色不止。是笑面迎人。遇不平事而髮指眦裂。亦令

也。二者皆似仁人所爭者言不由中色非根心耳。
曾子曰吾章

此曾子慎獨之學也。曾子曰。吾每日以三事用我之心。察我之身。為人謀。而以局外之心處之。是不忠也。吾得無有是乎。與朋友交。而以欺詐之心行之。是不信也。吾得無有是乎。師之所傳。而以怠忽之心承之。是不習也。吾得無有是乎。此三者。吾所以日兢兢也。孔子教人。每日。一日克己復禮。又曰。一日用其力於仁。曾子亦曰。吾日三省吾身。此短算法也。若云。自少至老。當有倦勤時。自朝至暮。無過而後。即安。

其為時甚近也。日日又日而仁熟矣。便是時習的樣子。省即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意。三者皆與人相接之事。而曾子以為切身之事。正在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省察自己的短處。是曾子慎獨實際。

子曰道千章

此章示治國之要也。子曰。千乘之大國。非可以刑名法術驅也。有道存焉。敬事。舉一國之事。無大小。無敢慢而信。對一國之人。無眾寡。無敢欺。節用。得省。處即省而愛人。當寬處。即寬。至於大工大役。不得已而使。

冊言四言多矣角 九之一
民則在三農有隙之時慎此五者。治國之道故全也。敬信節愛時使。乃實心實政。一一見之。施行者若作文當從註以存心言。

子曰弟子章

此章教弟子以務本也。子曰作聖之基全在爲弟子時爲弟子者入而在家便孝順父母。勿失其知愛之良。出而在家便尊敬長上。勿失其知敬之良。謹行之有常。一步不敢妄行。而信言之有實。一言不敢妄發。衆人皆吾同體。無不心乎愛之。於有道仁人。特加親近。行此數者。稍有餘力。便讀古人遺書。以爲吾孝弟謹信愛衆親仁之助。凡爲弟子者知之。

此便是教弟子以時習意。孝弟謹信愛衆親仁。是弟子不學而能之良。赤子不失卽爲大人。此時保全天性爲力最易。先行而後文者。先本而後末也。行有餘力。只一日之間。閒時便是文。卽古人之言。可以善吾行者。

子夏曰賢章

此章欲人知所謂學也。子夏以文學稱。其言曰。有人於此。好人之賢。移其好色之心。此誠於好賢者也。入而事父母。凡力所能爲者。不留有餘。此誠於事親者。

也。出而事君，不復自有其身。此誠於事君者也。與朋友相交，言必由中，此誠於交友者也。賢親君友之間，各盡其誠。如此人者，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以所謂學者，不過學此而已。

上章夫子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記者恐人錯認學文，只在文字上用功，所以類記子夏之言，仍是教人務本意。若講作不學而能之乎？禹皋稷契所讀何書？若講作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惡佞，又是何意？只與誦詩三百，雖多奚爲？章參看便知。所謂學者，在此不在彼。

同里文學李公材曰：賢

賢易色，以夫婦言。所謂娶婦，在德不在色也。

子曰：君子章

此章見君子之學，在內外人已交修也。子曰：君子修己以敬，若氣質粗浮，便無威可畏。卽所學亦不爲我。有身範圍，貴端哉。然非可以色莊爲也。內以忠信爲主，正心誠意。至於友以輔仁，其不如己者，有損無益，則拒之而無友。在己有過，則急改之，勿畏難而苟安。立身恭，存心誠，擇交慎，改過勇，夫而後可言學矣。修己是爲學的主意，爲學是修己的工夫。第一節要个恭，第二節要个誠，第三節要个慎，第四節要

冊言四書多知解 卷之二 六
个勇皆所以修己也。學卽學此四者。非以此四者去固學也。身者學之符驗。威重不但手恭足重。學者凡有小伎倆。皆能令人賤。且威重非可襲取。故須奉一誠以爲主。友不如己。如開門揖盜。故須無友。過而憚改。如諱疾忌醫。故須勿憚。

曾子曰慎章

此章見孝可治天下也。曾子孝人也。曰爲民上者。慎終於哀痛。匆忙中。衣衾棺槨。慎重周詳。勿貽後悔。追遠於春秋。漸遠時。齋戒祭祀。見色聞聲。如生如存。此爲民上者。永言孝思。非爲化民也。彼蚩蚩者。誰無父。

母。誰非人。子感君德之純孝。有不惻然動念者乎。民德歸厚。所自然矣。

上句是君子篤於親。下句是則民興於仁。民德原自厚。其後日趨於薄者。上無以感之耳。上以孝感。則民德自厚。如遊子還故鄉。故曰歸。滕文公行三年之喪。弔者大悅。天下之孝同也。

子禽問於章

此章見聖德感人。之妙也。子禽問於子貢曰。吾夫子周流列國。每至於是邦。非有素交也。必與聞其國政。又非偶然也。是夫子屈己而求之與。亦邦君虛己而

與之與。子貢曰。夫子德備中和。其見於容貌詞氣間者。和厚而溫。易直而良。莊敬而恭。節制而儉。謙遜而讓。夫子平日原自如此。邦君一望德輝。舉國政而傾心樂告焉。以此得聞其政。是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禽每以私心疑夫子者。此番雖求與并問。其意在求一邊。故子貢言求而不及與。溫良恭儉讓。是夫子平日德容原自如此。而得聞政者。實以之與。陽春所至。草木欣欣向榮。相似。甲戌謁孔林。鳥不巢樹。蟻不穴塚。萬木陰森。不生荆棘。三千年後。

草木禽獸。到此皆若有知。生民未有。信哉。

子曰父在章

此章見孝在不忍忘親也。子曰父在。子不得自專。但觀其志向何如。至父沒。觀其行事何如。若三年之久。無改於其父所行之道。是其不忍。急於自見者。乃不忍忘親也。可謂孝矣。

凡人子忍於改父。只為急於自見。故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直是由舜觀之。堯之治天下。已與後人以無可加。只須謹守成規。

更無見才之地。孝子之於親。其用心亦若是焉已矣。

有子曰禮章

此章維禮意也。有子曰。禮主於敬。其體甚嚴。然其爲用。乃以出於天性之自然。人情之同然者爲貴。斯禮也。制自先王。則爲先王之道。其所以盡美而無弊者。正惟斯和耳。故小而動靜飲食。大而綱常倫紀。無不由而行之。然有所不行者。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遂不復以禮節制之。亦不可行也。夫以貴且美者。而至於不可行。先王制禮初心。豈遂至是。

禮主於敬。和卽敬之自然處。方方正正中。却有融融洩洩的意思。故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又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其流弊有二。一流爲足恭。一流爲無忌憚。

和如流水。是人心上一點過得去的所在。節如竹之有節。是人心上一點過不去的所在。

有子曰信章

此章勉人謹始也。有子曰。言行交際。皆當慎之於始。與人約信。務求合乎人事之宜。然後其言可復。不至於失信也。致敬於人。務求合乎天然之節。然後不至

於承羞也。偶爾相因。務得可親之人。然後可爲終身之宗範。不至於此匪也。三者一有不謹。後悔莫及。學者可不謹始哉。

不義而復。是失義也。知不義而不復。是失信也。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足恭之狀。令人難堪。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便佞狎邪。其爲匪人。易知。若夫望之似有道。尤不可不察也。故曰多交不如寡交。

子曰君子章

此章以君子立學之準也。子曰君子之於食也無暇

求飽。於居也無暇求安。惟於日用當行之事。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至於言。則有餘不敢盡。猶未敢自以爲是也。親就有道之人。以正在己之是非。如此人者。可謂好學也已。

無求安飽。只爲有極要緊的在胸中。如乘舟行風浪中。精神耳目不暇旁及。有道者嚴氣正性。可以振惰氣。化矜心。就正者將以正己也。可謂好學。與子夏吾必謂學同意。恐人錯認了好學。涉於口耳記誦。若曰如此方可謂好學云爾。學而一篇言學者五。皆以力行孝弟忠信爲主。學文其助也。

子貢曰貧章

此章見學無盡境也。子貢問曰。貧者易諂。富者易驕。人情也。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此其品詣何如。子曰。可也。無諂愈於諂。無驕愈於驕。然未若貧而樂。忘其貧。并無諂之心而忘之。富而好禮。忘其富。并無驕之心而忘之。乃為至也。子貢聞言而有悟。曰。詩衛風淇澳之篇。咏衛武公者。有曰。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已精而益求其精。其即夫子未若之謂與。夫子迎其機而許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詩之為教。取於觸類。旁通。今賜也。告諸往

而知來者。賜也。常存未若之見可也。

貧而諂。只為見自己貧。富而驕。只為見自己富。此是一種極俗的人。無諂無驕。僅能免俗。故曰可也。然貧者以無諂驕人。富者以無驕驕人。皆有貧富之見。在其胸中。貧而樂。如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是也。富而好禮。禮曰。毋不敬。積而能散是也。學問身世之交。一貧富也。古今問答之詞。一往來也。

子曰不患章

此夫子為誤用其患者發也。子曰。今之學者。每以人



冊言口書易知解 卷之一
不巳知爲患。夫人不巳知不明在人。不足爲患。若人之是非邪正。巳不能辨。是不明在巳。是則可患也。學者勿誤用其患可也。

此章歸重下句。爲人不知而不愠者。下一轉語。爲勿友不如巳。因不失其親者。開一法門。患字妙。今人有病。曰患。人不巳知病在人。故不足患。巳不知人病在巳。故當患。患之如何。致知而已。致知無他。慎獨而已。多讀書。廣聞見。則其助也。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章

此章見德化之神也。子曰德者得也。天下所同得也。人君爲政。而以天下所同得。固巳握天下之樞矣。則恭巳無爲。而天下化。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不動。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然則爲政舍德。其奚以哉。爲政以德。所謂以天德行王道也。北辰五星。第一太子。以其居帝星之前。又曰前星。第二帝星。第三庶子。第四后宮。第五北極。周天星皆動轉。惟此一星不動。如戶之有樞。然故曰天樞。

子曰詩三章

此章爲學詩者言也。子曰。詩。貞淫并載。凡三百篇。只一言可以蓋其大旨。魯頌駟篇之詩有曰。思無邪者。是也。知思無邪之一言。然後可與讀三百。

此章是爲學詩者說法。與泛言由博反約者不同。緣詩之立言。與諸經異。諸經方嚴鄭重。如夏之烈。秋之肅。冬之寒。對之精神收攝。詩之立言。貞淫并垂。其詞婉。其韻長。如戲如謔。可歌可泣。所以夫子從中拈出思無邪三字。括盡一經大旨。直使千古學詩人。知當日詩人貞淫并載之意。直與易書禮

春秋同一方嚴鄭重。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聖人復起。必曰。可與言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以人心之有思也。但思入於正。如曳上水之舟。思入於邪。如掣順風之帆。詩。貞淫并載。正如樹幟岐路。使行人知所趨避。後世學者。每爲淫詞豔曲。恣人觀聽。或以風化爲言。則曰。采蘭贈芍。獨非三百篇乎。此夫子所爲以一言約三百也。蓋慎之也。蔣虎臣先生曰。吾欲薦海內三人。見其好作小說。引誘人家子弟作桑濮間事。乃止。子曰。道之章。

此章以德禮易政刑也。子曰：為民上者，欲導民為善，而純用法制禁令，其有不從者，又齊之以三尺五刑，為之民者，但求苟免刑罰，不復知人間有可恥事，此非盡民之咎也。政刑之化，原自如是也。若猶是道也，而以民心同得之德，猶是齊也。而以民心自有之禮，其民各恥不善，而且日至於善，未嘗易民而治也。德禮之化，原自如是也。為民上者，可以知所處矣。

恥者何？孟子所謂羞惡之心是也。無恥有恥，不但一民為然，乃相率成風，捷於桴鼓者也。格當如孟子格君心之非，解方與免字對針。

吾十有五章

此夫子自寫時習之真也。子曰：吾好學人也。今不知老之將至矣。回想十有五時，便志於學，好古敏求，從茲始矣。至三十時，覺有定守，外物不能搖奪矣。至四十時，覺有定見，事物不能眩惑矣。五十而知天命，覺人之本來，與天為一，下學上達，在此時矣。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礙矣。今者年已七十矣，從心所欲，自然不踰乎矩度，向所謂志者，至此漸熟，漸忘矣。此吾自志學以來，境隨年異，身親歷之，而知其然者也。

志學者卽博文卽約禮立者約禮之符驗不踰矩之矩卽此物也是人心上天然的節制由立而不惑由收攝得清明也知命耳順從心不踰收攝後之虛明自然也知天命如遊子見父母耳順直是耳竅心竅是一非二孟子所謂形色天性是也從心不踰直返其不學不慮之初故曰學也者將以復其不學者也他日夫子語子貢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從心不踰之妙解也志學如根莖方萌立如枝幹強固不惑是開花時知命是結果時耳順是成熟時從心不踰是歸根復命時

孟懿子問章

此章見順親在盡禮也孟懿子問孝子曰孝順德也一無違焉盡之矣懿子不能再問適樊遲爲孔子御車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此夫子啟樊遲之問也樊遲問曰夫子所謂無違果何謂也子曰人子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父母生時定省奉養但盡分所得爲及其死也衣衾棺槨但盡分所得爲春秋享祀但盡分所得爲循人子之分遺親心以安孝在是矣孟孫亦知之乎否懿子之父曰僖子嘗相魯昭公如楚恥不能相禮

將卒遺命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而學禮焉。懿子雖師夫子而僭禮如故。夫子嘗以墮三都之命請於定公。季孫墮費叔孫墮郈懿子獨惑於公。斂處父之謀成不果。墮其於學禮之命棄置如遺。是其違禮處正是違親處。夫子於其問孝答以無違。其默然而退也。一如隱病。一如神醫。此無違二字妙在與懿子言。非為眾人言也。其告樊遲也。正使此禮千古為昭。不欲因懿子之默然而終晦也。圈外胡氏註甚佳。

孟武伯問章

此章欲人子曲體親心也。孟武伯世家子也。而問孝。子曰。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其不能一刻置諸懷者。惟其子之疾是憂。人子無孝可言。不遺父母憂足矣。

世家子弟所欲易遂。最易致疾。故夫子告以父母惟其疾之憂。知父母之所憂。則飲食起居。凡可以致疾者。宜無所不謹矣。

子游問孝章

此章進能養者以敬也。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尚忍言哉。但有一能養口體者。即羣然曰孝子。孝子至

於犬馬皆能有養。人子能養而不能敬。何以異乎。今之孝者尚忍言哉。

包註犬馬比人子。養去聲凡效力於人者皆是。兩能字正相照應。言今孝之能。犬馬亦能之也。李嶠表云。用伸犬馬之願。獲遂鳥鳥之私。白居易代表云。鳥鳥之情。猶再生而展養。犬馬之力。誓萬死以酬恩。皆就人子言也。若作文當從註。

子夏問孝章

此章進能敬者以和也。子夏問孝。子曰。色難。人子於親。惟有深愛者。方有和氣。有和氣者。方有愉色。此色根心而生。惟此為難。若父兄有事。弟子為之代其勞。弟子有酒食。先生饌。此一養口體者。能之。曾是以為孝乎。子亦勉其難者而已。

色如孩提之童。見父母而喜笑。乃不學不慮之良率。天性第一念而出之者也。一毫虛假。不得所以為難。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所謂難者。其初原自甚易。及其長也。乃日難一日矣。觀人少則慕父母。節可見。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子曰吾與章

此夫子深喜回之可與言也。曰吾嘗與回言。至終日之久。豈無一言可疑者。乃回於吾言相視莫逆。像箇愚人。及回退而省察其私。亦足以發明吾言之理。回也不愚。

省其私。不是暗地去瞧。乃以夫子之心想回之心也。足發即時行物生之意。不違如愚。如嚴冬閉塞。足發如欣欣向榮。是一非二。大道無言。知者幾人。子與回言。雖係一人說。一人聽。只如兩人。終日默坐。不違如愚。是相對時真。而目足發不愚。是如愚時真。心境如愚不愚。乃深喜之詞。非前疑而後信也。

也

子曰視其章

此章論觀人之法也。子曰人固難知。但在人自有不能掩者。始焉視其所以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進而觀其所由。事雖為善。而意所從來。或有未善。仍不得為君子。又進而察其所安。意所從來。即善而心之所樂。或不在是。則亦不得為真君子。如此觀人。人焉得而藏匿之哉。人焉得而藏匿之哉。天地間惟真君子與真小人。一見了然者。不賊德。不害道。即勉強為善者。亦任本來面目。不揜不著。

何匿之有。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彼其善竊善匿，與盜竊匿賊相似。蓋其奸益大者，其藏益密；其藏益密者，其奸益大。辨之不早，以偽亂真。此孔子所以惡似而非，患不知人也。視其所以，是未知他存心；先看他行事，觀其所由，是因他行事，看他初心，察其所安，是從他有心。看到他無心安者，無所爲而爲，不期然而然也。直在他漫不經心之處，看他存心，而人始無遁情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干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是孟子善觀人處。

子曰溫故章

此章見學貴心得也。子曰：學者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可以爲人師矣。若夫記問之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者，不可以爲人師也。

溫如春溫，有俟其自得。聽其自化意，溫故而知新。時行而物生矣。成已成物，本無二道，故可以爲師。今日之故，卽前日之新。今日之新，又異日之故也。

子曰君子章

此章明君子也。子曰：凡人一材一藝，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有如器然，若成德之君子，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此章乃是明道體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凡有方名象數之物，皆是不器者。無方無名，無象無數者也。記曰：大道不器。君子者，與道爲一者也。中庸曰：夫焉有所倚，可以思不器矣。

子貢問君章

此章重躬行也。子貢善言人也。問君子，子曰：凡日用所當爲，躬行而實踐之，此先務也。至於其言，特從其

後耳。賜也，勿使言餘於行可也。

凡作事以心，一言則心先散矣。作事以氣，一言則氣先洩矣。作事以力，一言則力先倦矣。是以君子不言而躬行，當與恥躬之不逮合看。

子曰君子章

此章辨君子小人與人之不同也。子曰：君子與人親厚，小人亦與人親厚，但君子立心光明正大，其與人親厚也。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而無一毫阿附詭隨之私。小人立心阿附詭隨，其與人親厚也。必其勢之有可援，利之有可趨，而無一毫正大光明之意。

同一與人親厚也其立心之不同如此

周比論公私不論多寡君子愛一人也是周不是比小人愛百人也是比不是周如水火之反其類然

子曰學而章

此章見學思不可偏廢也子曰學者習其事矣必求之於心方能自得若但學而不思則所學者終昏而無得思者求之於心矣又必習其事方能自安若但思而不學則所學者終危而不安學思豈可偏廢哉此章是以博學慎思互發其病也是夫子所謂學

者乃考之於文也子若曰學者考其文矣必求之心而得其理焉然後所學方能自得若但學而不思則古人遺文未足發吾蒙也思者求之心矣必考之古而見其合焉則所思方能自安若但思而不學則師心自用祇自貽之危耳若作文當從註學謂習其事一箇如酌無底之卮隨酌隨漏終不到口一箇如登不繫之舟任東任西終不到岸兩弊皆賢智之過一箇是記誦人好言博覽者也終同書賈一箇是有心計人好言冥悟者也終同射覆自謂得力處乃其所短處

子曰攻乎章

此章正學術也。子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人心所同然也。其異此者謂之異端。若專治而欲精之是攻乎異端也。率天下而至於無人倫爲害甚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可不慎與。

聖人之於民田里樹畜以養其生序庠學校以申其教衣衾棺槨以送其終歲時祭祀以追其遠贊天地之化盡生人之道焉耳矣。孟子曰爲我無君兼愛無父害政害事言本諸此。

子曰由誨章

此章見致知在勿自欺也。子路強不知以爲知夫子呼其名而告之曰由我誨女以知之之道乎。事物之理女之所知者女自知之卽自認以爲知女之所不知者女亦自知之卽自認以爲不知只此不自欺一念是知也非必無所不知然後爲知也。

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大學誠意傳卽致知傳獨者知之地慎者致之事也是知也三字直捷痛快只是要他勿自欺非欲其徧物求知也。子使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其勿自欺也。若作文當從註由此而求之更有進於知之理。

子張學于章

此章示爲己之學也。子張爲學而有干祿之心。非爲己之學矣。子曰。聞欲其多也。就所聞中。有疑而未信者。寧闕之而不言。卽其餘不疑者。猶未敢輕言也。必小心敬慎出之。庶所言不至得罪於人。見欲其多也。就所見中。有殆而未安者。寧闕之而不行。卽其餘不殆者。猶未敢遽行也。必小心敬慎出之。庶所行不至遺恨於己。學者立身處世。言行其大端也。果爾言寡。尤行寡悔。非以干祿也。而祿在其中矣。祿在其中。卽孟子所謂人人有貴於己者意。試思

夫人出一言而招尤。卽食前方丈無味也。行一事而遺悔。卽家富千鍾弗榮也。身口交修。心得其養。祿之在中與否。當自知之。在中云者。言在此而不在于彼也。

哀公問曰章

此章明治天下之大法也。哀公問曰。人君必何所作爲。則民心服。孔子對曰。好直而惡枉。民之公心也。爲人君者。於正人君子。毅然用之。而無所猶豫於衆奸邪小人。盡加擯棄。而無所顧惜。合乎民心之公。則民不自知其心之折矣。若於奸邪小人。儼然用之。而假

以事權於衆。正人君子聽其排擠而不留遺類。拂乎民心之公。則民不能禁其心之離矣。君欲民服。亦惟於舉錯加之意而已。

兩諸字宜玩。舉一直而諸枉尚在。仍是并信兼聽。終至害正。舉一枉則諸直難容。必至貶正排賢。不留遺類。則民服。則民不服。若說到舉直能愛民。舉枉能害民。上還落第二義。乃人君纔一舉錯。當與不當。而民心之服與不服。捷於影響。蓋以孰枉孰直。草野之見聞最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季康子問章

此章見治機在已也。季康子問使民。敬我忠我。相勸勉而爲善。其道何如。子曰。子但於臨民之際。無衆寡。無敢慢。則民自敬其上矣。子但孝於親。慈於衆。則民自忠於上矣。子但於民之善者。舉而用之。於民之不能者。委曲而化導之。則民自相勸勉而爲善矣。何以使爲。

季康子所問三者。皆得民心之事。故夫子若曰。此未可以法令求。權勢取也。子先自盡其道。而民自應之矣。三則字。正易他使字。圈外註甚佳。

或謂孔子章

此章見孝友之外無政也。魯昭公兄也。定公弟也。大夫季孫意如逐昭立定。定公安之。所以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不知而謂孔子曰。新君初立。正君子有為之時。子奚不出而為政乎。夫子之意。有難以告或人者。曰。周書成王之命君陳。有云。孝乎。其言曰。惟爾能孝於親。因而念親之所生。與爾為同氣者。友善而親愛之。卽以此孝且友者。施於一家。為一家之政。書言如是。是亦為政。更以何者為為政乎。

周書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公自監之。公歿。成王

命君陳代公。故命之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於兄弟。克施有政。命爾尹。茲東郊。敬哉。是其所言政。乃國政也。朱子曰。緣下面有箇是。亦為政。是國政。則施於有政。當作家政。作文從之。聖人立言。原無許多界限。語氣若曰。子謂我不為政。竊意子所謂為政。非卽我所謂為政也。道政事宜。莫如書。而乃先言孝。因而言友。施於國而為政。卽此孝友者。是人能孝友爾家。政之本自我而立也。就是為政了。還有甚麼叫做為政呢。是聖人荅問之妙。子曰。人而章。

此章極言人不可無信也。子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信也。若人而無信，舞機弄智，自謂無之不可。吾不知其可以爲人者何在也。如大車無輓，失所以駕牛者；小車無軌，失所以駕馬者。其何以行之哉？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人而無信，正孟子所謂爲機變之巧，無所用恥者也。在其人方自謂無之不可，故夫子特怪歎而憐憫之，曰：不知其可。直是把無信之人，替他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間，千思萬忖，再尋不出一毫是處，再安不着一箇用處，使之深自猛省耳。

子張問十章

此章見大禮百世不易也。子張好高人也。問孔子曰：自今以後，帝王廢興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欲知將來，但觀既往與現在者。繼夏之世者，殷也。其於夏世，三綱五常之禮，守而不變，所爲損其太過，益其不及者，乃在易尚忠爲尚質，易建寅爲建丑之類。此已往之可知者也。繼殷之世者，卽今之周也。其於殷世，三綱五常之禮，守而不變，所爲損其太過，益其不及者，乃在易尚質爲尚文，易建丑爲建子之類。此現在之可知者也。後之因周，亦如周之因殷，殷之因夏，其

或繼周者卽有損益而大禮終不可易。雖百世可知也。豈但十世哉。

看此章書面。子張問十世可知。夫子連說三箇可知。而一斷於禮。見得前知以理不以數。自是此章正話。乃細玩語氣。子張好高。子不語怪。其問十世可知。意在知未來事。夫子一連說三箇可知。一箇是過去的。一箇是現在的。只臨了一箇是未來的。却特加十倍說話。曰百世可知。是聖人答問之妙。謂此章是夫子答子張問禮可也。謂夫子爲百世有天下者言禮亦可也。

子曰非其章

此章警貪懦也。子曰非其所當祭之鬼而祭之。是媚鬼求福也。使其鬼而無知。諂亦何益。使其鬼而有知。必疑且誚矣。見義所當爲而不爲。是甘自退怯也。畏首畏尾。身復餘幾耶。

此章似爲季氏旅泰山。冉有弗能救發者。

此章愧三家也。時魯有三家者，其祭家廟歌雍詩以徹俎豆。夫子怪而歎之曰：祭之用詩，因人命詞，道其實也。天子祭太廟，歌雍詩，其詞曰：相維辟公，取助祭者諸侯也。曰：天子穆穆，取主祭者天子也。今歌此於三家之堂，何所取耶？竊爲三家惑之。

非其鬼而祭，直是錯上了墳墓。三家歌雍詩，直是錯讀了祭文。二者俱不是無知妄作，乃是明知故爲。夫子無可奈何，只把詩中天子二句，特地拈出問他奚取，真是無可自解。若曰：以天子辟公之句歌於三家之堂，不知出祝史之口，奚以成聲入三

家之耳。奚以能聽度三家之靈，奚以爲情。覩三家之面，奚以爲容。大夫祭都宮，歌采蘋。

子曰：人而章。

此章爲僭用禮樂者發也。子曰：仁人心也。人心有肅肅而敬，不敢放肆的意思。借玉帛以將之，而禮於是乎行焉。若人而不仁，禮之本先失矣。雖用玉帛於禮，有何相干。人心有雍雍而和，不忍乖戾的意思。借鐘鼓以宣之，而樂於是乎成焉。若人而不仁，樂之本先失矣。雖用鐘鼓於樂，有何相干。然則用禮樂者，亦求諸心可矣。

此章專爲三家而發。舞八佾。歌雍詩。忍心極矣。尚可謂之仁乎。放肆極矣。尚可謂之禮乎。乖戾極矣。尚可謂之樂乎。是其用禮用樂處。正是放肆乖戾處。天下豈有放肆之禮。乖戾之樂哉。先王制禮作樂。俱從真性中流出。用禮樂者。須有一點真誠意思。流貫其中。只與做戲相似。

林放問禮章

此章欲人返本也。魯人有林放者。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疑本之不在是也。因而問禮之本。夫子嘉之。曰。禮至今日。難言之矣。而子獨有意於禮之本。大哉。此問有關世道人心不小。凡爲禮者。與其敬不足而文有餘。不如敬有餘而文不足也。其在喪禮。則與其哀不足而文有餘。不如文不足而哀有餘也。以此思本。本可知已。

凡禮皆從真性流出。而惟人子遇親喪。認取真心。最爲親切。與易寧戚。乃是直指大本所在。易與奢。爲類論真偽。不論過不及。人子遇親喪。擗踊痛哭。不欲有生者戚也。發乎性情者也。先王懼其毀生滅性也。制爲儀文以節之。是儀者因性而作。文者

稱情而立者也有性情而畧儀文無害其爲本有儀文而無性情則其所謂儀文習熟者乃是演就排場與做戲何異此夫子於林放問禮之本極贊其大也戚之一字仁在其中矣

子曰夷狄章

此章爲僭用禮樂者發也子曰夷狄之有君長不似諸夏之僭亂無上下之分也

春秋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故夫子歎之如此觀記者序此章於歌雍舞佾之後可見

季氏旅於章

此夫子卽泰山以救季氏也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大夫也而旅於泰山僭禮甚矣時冉有仕於季氏子謂冉有曰女坐視季氏之旅泰山而不能救與冉有直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林放人也尚知問禮之本泰山神也使其不問誰氏之祭而昧焉享之是泰山不如林放也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旅欲爲何凡拯人於水火曰救夫子視季氏旅泰山蓋不啻蹈水火者然凡誅亡人曰嗚呼夫子視季氏之旅泰山冉有之不能救殆不啻哀亡人者然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與是可忍也。奚取於三家之堂一意。皆無可奈何之極詞也。

子曰君子章

此章借君子以息爭也。子曰。以吾觀君子其心冲和。其容恭遜。殆一無所爭者。若求必爭之地。其惟射乎。射者人已勝負之場。使君子而有爭。此其所也。乃其方射與同耦升堂也。以揖讓。及其既射與同耦下堂也。以揖讓。射畢而飲不中者以酒也。以揖讓。當此人已勝負之際。始終不改冲和恭遜之常。是其爭也適形其為君子。君子誠無所爭矣乎。

君子者萬物一體。人已兩忘者也。無所爭。直是天地之大。萬物之廣。無一為君子所爭者。必也射乎。置無爭之人於必爭之地也。按大射之禮。將祭而擇士。以中者與祭也。上之人觀德者。恒於斯。下之人祈爵者。恒於斯。任是萬物一體。人已兩忘之人。到此不能不爭。乃以君子而介乎其間。觀德祈爵之場。仍是推賢讓能之意。其萬物一體。人已兩忘。如故也。其爭也。君子依舊是那無爭的原人。乃反覆抑揚其詞。以明君子之無爭也。爵。酒器。所以罰不中者。記曰祈爵者。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

老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讓道也。

子夏問曰章

此章見聖賢同一尊素意也。子夏問曰。逸詩有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素無文也。絢有文也。今日素以爲絢。是以無文爲有文也。此言何謂也。子曰。子獨不見繪畫之事。後於素乎。是天下無文者。嘗居先。有文者。嘗居後也。子夏恍然有悟曰。天下之大。孰有過於禮。今由夫子繪事後素之言。思之。則未有禮之先。亦必有淡白無文。如所謂素者。而禮之制作。皆屬後起。如繪事之類乎。夫子嘉之曰。起發我之

志意者商也。方予與商言詩。何嘗想到禮上。商乃有悟於禮後。以此人而與言詩。其旁觸寧有量哉。

此章所言絢與奢爲類。素與儉爲類。禮後與問禮之本所見正同。故夫子皆深嘉之。則此章全重禮後二字。自不待言。但只平平三句逸詩。子夏疑處何在。繪事後素。是周禮考工成語。如何能令子夏既釋素以爲絢之疑。又生禮後之悟。即子夏禮後二字也。只從夫子繪事後素悟出。夫子便如何恁地歡喜。須要看得一疑一解。一悟一喜。節節相生。方知聖賢一問答間。委實有關於德性學問人心。

世道不小子夏何謂一問不是單向章句上推敲。意謂作者自有深心特向夫子討箇正解若曰素足矣必以爲絢者何也卽爲絢亦以絢足矣素以爲絢者何也子曰繪事後素妙在以繪字易絢字以後字易以爲字而素字不易焉子曰繪事後素顯而易見者也但未有繪先有素無素而繪安施耶既有素後有繪而素且掩矣卽後之見繪者亦忘其素矣乃詩人言爲絢必推本於素者文不減質也後不掩先也此詩人立言忠厚之旨也是夫子善說詩善答問處乃子夏因這一箇後字

便悟向禮後上去是直以繪事視禮也是其所謂後者不是以周末之禮與周初之禮較論前後乃從既有制作之後溯向未有制作之先洞見人心本來純白太素不知禮之名何自而起而周末文勝非所論也只此二字直達先天本始提動夫子胸中故物故曰起予曰可與言詩仍是嘉其禮後一語超悟甚遠關係甚大與大林放問禮之本同意

子曰夏禮章

此章慨夏殷所以維周禮也子曰周禮監於二代者

也。夏禮尚忠遺意，吾猶能言之。乃夏之後，杞不足取以爲證也。殷禮尚質遺意，吾猶能言之。乃殷之後，宋不足取以爲證也。所以然者，緣典籍淪亡，老成彫謝，文獻不足故也。使文獻若足，則吾能取之以徵信，吾言矣。奈文獻不足，何。

孔子作春秋，因魯史也。周禮監於二代，而周末文勝。忠質遺意蕩然，使夫子而曰周制之初，一本忠質，誰其信之？故夫子尚想二代之禮，一則曰吾能言，再則曰吾能言，終之曰吾能徵。直是兩部現成夏禮殷禮，在其胸中，須兩朝子孫各有箇底本。夫

子纔好下筆，以所謂能言者，修明二代之書，使夏有夏禮，殷有殷禮，亦如周有周禮，以俟後聖之制禮者，得以尚忠尚質尚文，斟酌損益於其間。是夫子之志也。只因兩朝子孫不曾存箇底本，若孔子憑空摸出，則跡涉於作禮樂，是以不敢。故至今有周禮而無夏禮，殷禮真是缺典。

子曰禘自章

此章傷魯禘之非禮也。禘，王者之大祭。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魯得用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自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非禮矣。子曰：我魯之

用禘也。吾亦嘗入太廟從而祭矣。但自灌地降神以後。見其君臣浸以懈怠。雖有禮器禮文。果能安文考康姬公乎。吾不欲觀之矣。

既灌而往。禮行九獻。樂舞八佾。從此始矣。故夫子不欲觀。灌者。初獻禮也。自既灌而往。不欲觀。直是自始不欲觀矣。

或問禘之章。

此章見禘義通天下也。禮不王不禘。魯之用禘。非禮也。或因問禘之說於夫子。夫子有難以告或人者。但曰不知也。先王報本追遠。祭始祖。并祭始祖所自出。

非仁孝誠敬之至者。不能制此禮。非仁孝誠敬之至者。亦不能知此禮也。若知禘之說者。理無不明。誠無不格。其於治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之明且易乎。方夫子答或人時。所謂示諸斯者。乃自指其掌而言之也。此聖人之微詞也。問禘。問魯禘也。故曰不知。天下二字。已說出禘義。見禘為有天下者所有事也。

祭如在章。

此章記聖人祭祀之誠也。吾黨日侍夫子。見其祭先祖時。致孝之至。儼然先祖之在上也。其祭外神時。致敬之至。儼然外神之在上也。夫子嘗曰。吾於祭時。或

有故不得親與而使他人代之。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由夫子之言觀之。則祭時如在。益可知矣。如不祭。正與如在相應。所謂如在者。乃庶或饗之。如或見之。直是每一與祭。先祖與已從幽冥永隔。春秋既遠之後。重新相見一迴。夫子所云。吾不與祭。如不祭。直是先祖儼然來臨。自家却不得相見。其在外神。譬如請到佳賓。主人不到。於心安乎。是設言之。以明每祭必親蒞之故。非真使人代祭而徒抱若缺之心於事後也。

王孫賈問章

此章以天折權奸也。王孫賈欲孔子媚已。乃托辭以諷之。曰。俗語有云。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爲此言者。不然。明明上天。其尊無對。人若逆理。卽得罪於天。無所禱也。彼擇媚於奧竈間者。曷不畏於天哉。

賈欲孔子媚已。而佯以俗語爲問。妙在夫子也只就俗語評俗語。詞嚴義正。真令奧竈無處藏神。媚者何地施顏。

子曰周監章

此章聖人從先進之思也。子曰：周初制作本夏商忠質遺意而損益之。酌二代之中以成一代之治。郁郁乎華實竝茂。人文化成之一會哉。吾舍周何適矣。開口說周。監二代。分明從周初說起。緣後進之人。漸趨浮薄。一似周初之制。反不足於文者。故極口稱贊曰：郁郁乎文哉。若曰：周初之制固已明矣。備矣。稱極盛矣。從周。卽是從先進意。但首句周監二代。是合三代以爲言。故直須拈出周字。

子入太廟章

此章明禮意也。夫子仕魯時入而助祭於周公之太

廟。凡廟中禮器禮文。每事詳問。或曰：鄒人之子。素號知禮。自今觀之。誰謂其知禮者。入太廟。每事問。知禮者固如是乎。子聞之曰：是禮也。禮之所在。亦惟求其是焉而已。

禮入國問禁。入鄉問俗。入門問諱。入廟問禮。是禮也。乃聖人真實語。

子曰射不章

此章爲尚力者發也。子曰：鄉射禮文有云。射不主皮。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所以然者。爲人之力。強弱不同等。此古觀德明讓之雅道也。一教射也。而古人

存心忠厚。寓意深遠。若此。焉得不令人思哉。

春秋時列國紛爭。以力取勝。故夫子拈射不主皮。而為之解。曰。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與不以兵車。特許其仁同意。

子貢欲去章

此章聖賢同一存禮意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所以尊天王。敬宗祖。重民時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子貢有激於中。而欲去之。若曰。儻羊之設。本為告廟。既不告廟。何用羊為。子曰。賜也。爾愛惜其羊。直謂去之可也。我謂告朔久廢之後。大禮不絕。如綫者。惟此一羊是寄。是羊在。即禮在也。我之所深惜也。如之何其可去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乃是故為過激之詞。使魯君聞之。或從此而告廟視朔。未可知也。直欲以去羊者。存禮也。子若曰。今子以不告朔之故。而并欲去此羊。魯君臣何憚而不去者。去則竟去。而告朔之禮亦與之俱去。爾何愛一羊。而令大禮名實與之俱去耶。是欲以存羊者存禮也。皆不得已之心也。愛吝惜也。

也。愛吝惜也。

子曰事君章

此章明事君之禮也。子曰。人臣事君。於當然之禮。不敢不盡。於禮非有加也。人反以為諂媚其君。在盡禮者固所不辭。其如事君之禮何哉。

鄉黨篇記孔子事君之禮甚悉。只違衆從下一節。反覺聖人非分。夫子此言。非為一已解嘲。乃為人臣明禮也。

定公問君章

此章正君臣之經也。定公問君使令其臣。臣承事其君。其道當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之使臣。以情文兼至。

之禮。驅策非所向也。臣之事君。以常變不二之忠。順承非所貴也。君也。臣也。各盡其道而已。

夫子對哀公之舉錯。對定公之忠禮。皆治天下之大法。萬世不易之定論。非專為定哀言也。

子曰關雎章

此章明詩首關雎之義也。子曰。關雎之詩。所以美淑女之德。宜配君子也。其言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以既得淑女而樂也。復何淫。其言輾轉反側。寤寐思服。以未得淑女而哀也。復何傷。性情之正。音節之和。無逾此者。所以開八百年之基。宜其冠三百篇之首與。

關雎。是詩人體文。王宮人所作。以美后妃之德。文王是題目。關雎是文字。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評語。他日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名。南詩者。影也。響也。其所以修身齊家者。形也。聲也。夫子所謂學詩者。因響以求聲。因影以求形也。

哀公問社章

此章見對君之言宜慎也。哀公四年。亳社災。故哀公問立社之義於宰我。宰我對曰。古人立社各樹木。夏后氏樹社以松。殷人樹社以柏。周人樹社以栗。其以栗之意。若曰。使民望而戰栗云耳。宰我此對。以古者

嘗戮人於社也。夫子聞而責之曰。事之已成者。雖有失。不必說。說無及也。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雖有失。亦不諫。諫無及也。事之既往者。雖有失。亦不咎。咎無及也。吾其奈予何哉。

社者立壇以祀土神。為民祈穀報功也。武王克商。令諸侯於周社之外。各立亳社。以為亡國之戒。亡國之社。則屋之。是以災。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則夏之松。殷之柏。何以解耶。且勿論無稽之言。非所以對人君。假令哀公而行宰我之言。以戮於社者。使民戰栗。奚可哉。此夫子所以深疾之也。

子曰管仲章

此章見管仲止成其爲霸者佐也。子曰管仲之器量一何小哉。或曰夫子所謂器小者以其吝嗇而儉乎。子曰管氏有三歸之臺以爲遊觀事有專官不相兼攝且如彼其奢也焉得儉。或又曰知禮者多事繁文然則管仲知禮乎。子曰邦君樹屏於門以蔽內外管氏以大夫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好會有反爵之坵管氏以大夫亦有反坵方如彼其驕也管氏而知禮又孰是不知禮者。

夫子於管仲許其仁大其功而小其器正以自己的量不能容自己的功。三歸不攝樹門反坵皆其迹也。儉與器小爲類。故或人初以器小爲儉。夫子說三歸不攝偏從費大處見他器小。或又以儀數繁多者爲知禮。夫子說樹門反坵偏從膽大處見他器小。第一節犯了奢字。第二節犯了驕字。皆量不能容其功使之然也。孰不知禮不是說人皆知禮與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文法正同。言把管氏叫做箇知禮的。還有誰是不知禮的。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幃。

子語魯太章

此章見大樂與天地同和也。子語魯太師以樂曰：樂之大義，可審音而知也。方其始作，八音初奏，如物斯聚，翕然而合也。合則易於雜，及其從之，八音只如一音，克諧以和，純如也。合而和，又易於混，乃一音自為一音，無相奪倫，皦如也。太分明則易間斷，乃八音迭奏，纒若貫珠，繹如也。合而能和，和而能辨，辨而能續，樂於是乎成，始而成終矣。子太師豈備官而未之知耶。

饒氏曰：翕如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妙。始作若春，翕如如

花萼欲開，未破。有萬物資始，意從之。若夏，純如有萬物，潔齊意，皦如。若秋，有各正性命，意繹如。若冬，有保合太和意，此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以成。翕如如衆賓初集，純如則滿室燕笑，皦如如禮數分明，繹如如情意聯屬。

儀封人請章

此章見聖人為天之司鐸也。孔子周流至衛，儀封人因從者而請見，曰：「以我抱關而處，閱人多矣。往來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今或不見，絕於夫子乎？」從者引見，既見而出，封人語從者曰：「二三子何

必以夫子之失位為患乎。天下之無道也。非一日矣。天縱夫子以德而窮夫子以位。蓋將使之周流天下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路然。是夫子之不見用於世。乃夫子之見用於天也。二三子又何患乎。

使夫子而得君位。不過堯舜。使夫子而得臣位。不過稷契。乃孔子於無道之世。起而以師道自任。萬世之天下賴之。是夫子之喪乃天下之得也。而又何患乎。以夫子為木鐸。正與何患於喪。照應若曰。明明上天。方將師其人。滔滔天下。又誰得而臣其人耶。是天之大用夫子處。正在失位上見。若作文

當從註。不久失位。

子謂韶盡章

此章悲武之遇也。子謂韶之為樂。以繼治為義者也。其聲容節奏。極其盛而美矣。即此聲容節奏。間純是雍容揖遜之意。又盡善也。謂武之為樂。以止戈為義者也。其聲容節奏。亦極其盛而美矣。然其聲容節奏。間蚤有發揚蹈厲之氣。未盡善也。

只韶便又盡善。謂其以治繼治也。只武便未盡善。謂其以暴易暴也。美如姿容端好。善則性行淑均。

子曰居上章



此章欲人務本也。子曰：居上以寬爲本，乃儼然居上矣。而無寬容之量，爲禮以敬爲本，乃儼然爲禮矣。而無恭敬之實，臨喪以哀爲本，乃儼然臨喪矣。而無哀痛之誠，本之則無，吾何以觀之哉。

只不寬，便是爲上之失。不敬，便是爲禮之失。不哀，便是臨喪之失。三者有失，無得，故無足觀。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章

此章勉人處仁也。子曰：甚矣仁之不可不處也。若入其里而有仁厚之俗，爲美。然則擇里者，將惟仁是處矣。乃擇里而不處於是，焉是直不處仁也。是不知仁之爲美也。焉得謂之智哉。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得一仁里而安身於斯。長子孫於斯，善氣薰蒸，久與俱化。三句通作卜居寔講。自是人生第一要緊事。但玩首句似寓言。里字爲次句處字而設。里仁爲美，乃就人之美而易見者。

言之以見仁之當處也。次句擇不處仁似不專沽里說。若曰里而仁且知其美矣。况仁美在其中者乎。乃擇所以處心而不於仁焉。焉得智。夫仁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是孟子於此章作寓言解也。

子曰不仁章

此章正見仁之當處也。子曰仁人心也。不仁之人立心無恒。不可以久。處約邪僻無所不爲。不可以長。處樂驕奢無所不至。久約長樂無一可者。則惟不仁故也。若仁者中心安仁。處約亦安。處樂亦安。祇自安其

仁耳。知者嗜仁如利。處約亦利。處樂亦利。祇知利於仁耳。然則人亦處仁焉可矣。

仁人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故隨境遷移。如柳絮然。風也吹得去。泥也沾得住。故旣不可以久。處約又不可以長。處樂不可以久。且長者謂初猶把持。久卽敗露也。二句須合看。言窮也。受不得富也。受不得安仁。如魚在水中。與水相忘。利仁如魚處江上。意常在魚。安利雖殊。處仁則一一處仁。則無不可處矣。

子曰惟仁章

此章以仁者立好惡之極也。子曰：人孰不有好惡。然不謂之能好能惡。惟仁者無私好，為能好人；無私惡，為能惡人。

仁者之於人，如父母之於子。賢者愛之，仁也不肖者惡之，亦仁也。仁者之心，公公則好一人，而千萬人知勸，惡一人，而千萬人知愧。仁者之心，恕恕則其善善也長，而為所好者益；知所自勵，其惡惡也短，而為所惡者得有以自新。兩能字有轉移世道本領在，當與舜有天下節合看。

子曰苟志章

此章勉人志仁也。子曰：凡言吾欲為善，而未能無惡者，必其不志於仁者也。誠能志向堅定，在於仁矣，則自無為惡之事也。然則人亦惟志於仁而可矣。註云：無為惡之事，作文當從之。若曰：志根也。事苗也。未有根善而苗不善者，人安得自欺哉。按此章着力在一志字。夫人一心耳。仁之與惡，若水火之不同器。然志譬則盂也，仁譬則水也。盂中水方滿，何處容得星火；志譬則爐也，仁譬則火也。爐中火正紅，何處容得點雪。全在念頭上說。臆說私志。子曰富與章。



此章見志仁當如君子也。子曰：富與貴，是人情所同欲也。欲之斯處之矣，乃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情所同惡也。惡之斯去之矣，猶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其人乃君子也。其心則仁也。若君子而處非道之富貴，去非道之貧賤，是君子而去仁也。惡乎成君子之名哉？夫君子之不去仁，不但見於富貴貧賤間也。卽一終食之間，爲時甚暫，心未嘗與仁相違也。又不止暫時已也。卽急遽苟且之時，心必在於仁。又不止急時已也。卽傾覆流離之際，亦必在於仁。存養之密如君子，而仁斯熟矣。

此章便是安仁的樣子。仁者之安仁，非但曰處約可處樂，亦可不以其道得之。一也在富貴則若將浼焉，在貧賤則若固有之，是竟有不肯處之樂，而曾無不可處之約也。違者，去之微，去者，違之遠也。孔子不主彌子以圖衛卿，便是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的樣子。當阨主司城貞子，便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樣子。

子曰我未章

此章勉人用力於仁也。子曰：我未見真好仁者，真惡不仁者，好仁者視天下之可好，更無有尚於仁者，惡

不仁之人。卽爲仁之人。其爲仁矣。不使不仁之事。少加於其身。夫好仁惡不仁。總謂之用力於仁。特無能用力於仁者耳。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則好直能無以尚惡。直能不使加。我未見力不足者。借曰用力而力不足者。容或有之。我未之見也。

開口說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原只就一人言。玩下文惡不仁者。中間着其爲仁矣句。則惡不仁之心。卽好仁之心也。故次節只以用其力於仁。總承之一日往易處說。不往難處說。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也未節蓋有之矣。是夫子代自諉力不足者。特地回互一番。而以我未見實之。仍是足上句。我未見力不足意。至用力而力不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又另是一說。

子曰人之章
此章爲仁人受過者發也。子曰。凡人之有過也。各從其類。君子有君子之過。小人有小人之過。觀其受過處。便知其本心之不得已處。若槩以有過也。而棄之不幾難爲仁哉。

各於其黨。兼君子小人言也。觀過知仁。單爲君子言也。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



宜乎。正於不忍。疑其兄。處見其仁。註中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薄。乃是中庸過不及之過。人情之偏處。作文從之。

子曰朝聞章

此章極言聞道之難也。子曰甚矣。人不可不聞道也。若人於所以為人之道。朝而聞之。即夕死亦可。若猶未也。則不知其可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第終身由之。而不知者眾耳。可矣云者。猶云便死也得。極言聞道之難也。此章固是論聞道。不是論生死。然生死之在道。

朝夕焉耳。孔子所云夕。百年終有此一夕。孔子所云朝。百年誰有此一朝。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當知從前戰戰兢兢。只求得到此一箇可聞道。豈易言哉。子貢曰不可得聞此聞道之言也。夕之可在聞道者。自知之。他人不得而知也。聞道者不以耳。

子曰士志章

此章見士貴免俗也。子曰士既志於道矣。乃惡衣惡食。何與於道。而引以為恥。是其人識趣卑陋。何足與議道哉。



蘇子瞻曰。士俗不可醫。未足與議。直是與他講不
過話。須知道是何物。便知有志於道者。自然把
衣食放不到心上。當與上章參看。道形而上者也。
與生俱生。不與死俱死。聞道則夕死。尚可惡衣惡
食。有何不可。此不伎不求。所以為入道之門也。

子曰君子章

此章示君子精義之學也。子曰。君子處天下事。無事
前必行之心。亦無事前必不行之心。其當行與不當
行。惟視義之所在。有何成心於其間哉。

無適也。無莫也。文勢直注義之與比。言不如彼。不
如彼。惟如此也。義之與比。正說出所以無適莫。非
謂無適莫便是義也。要見君子於天下事。毫不以
已意參。君子亦有必於行之時。而不可謂之適。君
子亦有必不行之時。而不可謂之莫。義在故也。

子曰君子章

此章辨君子小人所懷之不同也。子曰。德非獨君子
有也。而君子所懷在德。念念顧天理。惟恐失之。若小
人則懷土。燕安是溺。雖違德弗恤也。刑非為君子設
也。而君子所懷在刑。念念畏王法。若或犯之。若小人
則所懷在惠。干澤無厭。雖犯刑弗顧也。君子小人用

心之不同如此。

德本乎天者也。土本乎地者也。懷刑者寡過之極。思懷惠者徼倖之妄想也。聖人於此。兩兩相形。若曰。夫人亦各有懷德耶。土耶。刑耶。惠耶。將爲君子耶。將爲小人耶。

子曰放於章。

此章爲貪利者儆也。子曰。利者怨之招也。若專利於己。必移害於人。其怨已者。必衆。怨毒之於人。甚矣。況多怨乎。

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圖之者。將以報之也。至

思報者衆。利究誰歸耶。空自以身爲怨府而已。

子曰能以章。

此章見禮讓可以治國也。子曰。尊卑上下之體。禮也。中有恭遜之實。讓也。乃所以爲禮也。使有國者能以禮讓治其國。於以和上下。定民志。何難之有。若不能以禮讓爲國。則所謂禮者。乃具文耳。且無如禮。何其何能國。

此章全重讓字。讓者禮之實也。無爭之心也。有禮之實。能令太和在宇宙間。無禮之實。反是。如禮何。孟子所謂恭儉不可以聲音笑貌爲是也。

子曰不患章
此章爲好爵好名者言也。子曰人不患無位。患已所以立乎其位者無其具耳。不患人莫已知。求在已。有可知之實耳。患豈可誤用哉。
位無大小。只要德稱其位。朝廷以爵位與人。不是容易消受的物事。此夫子所以說漆雕開也。患所以立爲患。無位者言也。求爲可知爲患。莫已知者言也。

子曰參乎章

此章見聖賢傳道傳以心也。昔曾子慎獨人也。夫子

於門人中特呼其名而告之曰參乎。吾之所爲道者。用雖萬殊。其本只一以貫之。曾子直應之曰唯。斯言也。門人固共聞之。比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所謂一貫者。果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豈有他哉。只盡已之心。推以及人。不必又問一貫矣。

以忠恕實一貫。非慎獨人道不出其唯。夫子者以此。其告門人者亦以此。所謂身到語方親也。家家門前長安路。可了此章大義。一貫之說。曾子獨唯一。似有異聞者。門人又問一似未嘗聞者。此處正好看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只

要一箇心好

子曰君子章

此章就獨知辨品也。子曰：君子小人各有所喻。君子念念所喻在義，凡義之細微曲折無不到也。小人念念所喻在利，凡利之細微曲折無不到也。君子小人所喻之不同如此。

喻如四體不言而喻。蓋舉念卽是者也。義利判然兩途，作調停之說者非。朱子之門人求陸象山

講此章大義，象山曰：請問諸公今日讀書還從濟人利物起見，還從窮理起見，有聞之泣下者。

子曰見賢章

此章欲人隨所見而自考也。子曰：夫人所見，賢不賢槩之矣。見一賢焉，勿曰賢在人也；必思所以與齊焉。見一不賢焉，勿曰不賢在人也；必反是而內自省焉。恐已亦有是惡，所見勿論賢不賢，而一反求諸其心，其斯爲爲己之學哉。

人苦不自見，鑑於人而明。所見勿論賢不賢，一一當做自家的樣。看則賢者己之鑑，不賢者亦己之鑑也。賢不賢從見而入，思齊內自省，却在人不見處用功，所謂慎獨也。讀書而見古人行事，聞人談

賢不肖其自反亦當如是。

子曰事父章

此章教人子以諫親之道也。子曰：人子事父母，遇父母有過，不諫，不忍也。顯諫，又不敢，惟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在父母有改之實，而人子無諫之名，乃為得也。纔見父母意向，不以已言為然，又起敬焉，不挾已見，以與親爭，待親悅，乃復諫也。雖為父母所怒而勞苦之，毫不敢有怨心。人子之用心當如此。

此章總一幾字。幾者動之微也。若待父母過成而後諫之，晚矣。幾諫者，視無形，聽無聲，覺父母念頭稍錯，即先意承志，默化潛移，見志不從，則仍是視無形，聽無聲，不待父母徵於色，發於聲也。又敬者，初諫便敬，至此倍加小心，以至誠動之也。違者，何執已見，以與親爭也。父母之過，人子一激而成矣。不違者，且姑置之，冀父母顏之霽，意之解，然後再行吾諫也。顏光衷先生曰：人子於父母有過，須於幾微之際，妙有斡旋。若肚腸太熱，下手太重，則物而不化矣。

子曰父母章

此章為遊子言也。子曰：為人子者，幸而父母在也。此

人生不多得之會也。不可棄親而遠遊。恐親之念我不置也。卽不得已而遊乎。必有一定之方。欲親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此人子所當以父母之心爲心者也。

父母在三字不可忽。只想孟子所謂父母俱存之樂。王天下不與易。是何等心境。便知父母在不遠遊矣。遠遊者何。仕宦之念重。而問視爲輕。功利之習殷。而定省可緩。寧知一身他鄉之歲月。盡是兩人倚門之昏朝乎。遊子可以反矣。不遠遊是正意。必有方者。所以通不遠遊之窮也。仍是不遠遊之心。相逼而來。相引而深者也。

子曰父母章

此章欲人子及時盡孝也。子曰。人子於父母之年。不可一日不知也。知之則方喜其旣壽。又懼其將衰。喜懼交集於一心。而愛日之誠。有不容自己者矣。

人子非甚不肖。何至不知父母之年。但與父母晨昏聚首。而流年暗換。實爲人子所不及覺者。此聖人所以特地喚醒也。所謂喜者。人子之知。應有同情。至所謂懼者。一若人子不敢知。不忍知者。故夫子曰。不可不知也。知不但記憶過去。乃是計及將

來過去之年。人子所可知者也。將來之年。人子所
 不可知者也。知其所可知焉。得不喜。不知其所不
 可知焉。得不懼。究之將來之年。不可預定。可懼也。
 過去之年。不可再得。亦可懼也。懼之之心。即喜之
 之心。相引而深者也。兩一則合看。纔望高堂之眉
 壽。而心懌。旋瞻西山之薄日。而神驚。一時一心同
 臨。併集。則所以勤勤懇懇於兩人膝下者。寸心與
 寸陰俱惕矣。此章與上章類記。人子到喜懼交
 集時。孰能舍所喜。懷所懼。而遠遊者乎。

子曰古者章

此章以恥勵行也。子曰。古人聰明才辨。豈不如人。乃
 其於言也。每訥訥然。不輕出諸口。蓋其言也。將以行
 也。恥躬行之不逮所言。而不得不慎密也。古人於言
 行之際。其知恥如此。

言之不出。便有恥意。下句則明其恥之所在也。要
 見古人緘默時。正是精神內斂。力行近勇時。非但
 言不妄發。以為行不掩言。留地步也。

子曰以約章

此章見守約為寡過之要也。子曰。人之所以多失者。
 皆起於侈然自放之一心。若其凡事皆以小心收斂。

冊言曰書夏矣角
卷之二
處之而猶至於失者蓋亦少矣。寡過之道誠莫如以約矣。

精神內斂如草之有束然。以往其無所失矣。多言不如少言。多事不如省事。多交不如寡交。皆得約之意者也。

子曰君子章

此章欲人慎言力行也。子曰。凡人放言易。力行難。若君子則欲訥於言。似不能言者。而敏於行。若不及行者。君子於言行之際。其存心勤慎如此。

訥字與敏字反對。中間而字轉關甚緊。見君子於言直欲如彼其鈍。而於行却如此其快也。欲在心上用力。孟子所謂志氣之帥是也。

子曰德不章

此聖人勉人修德也。子曰。人之不肯修德者。豈以獨立莫助耶。夫德爲人所同得。原自不孤。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然第患德不修耳。勿謂獨立莫助也。孤如曠野一人。有鄰則同里。而比屋矣。兩句一意。是上下相足之詞。要使人德者不必慮其寡助。有德者不可居爲已有。

子游曰事君章

此章示全交之道也。子游曰：人臣事君，有過則諫，意甚善也。然太煩數，則言者輕而聽者厭。斯求榮反辱矣。朋友有過，則諫意甚善也。然太煩數，則言者輕而聽者厭。斯求親反疎矣。然則君友之間，亦惟慎重用諫可也。

事君數者，非以求榮也。朋友數者，非以求親也。二者都從好路上走錯，只為把自已好話認得太真，說得太盡，不顧君與友之能受否也。數數強聒，致辱且疎，為已之君與友者，亦將分過則何益矣。可見忠告善道，全在設身處地為受諫者留地步。

公冶第五

子謂公冶章

此章見聖人取人不問世也。子謂公冶長之為人，有可妻之道也。雖曾在縲紲之中，非其所自取之罪，無害於可妻也。孔子以其子妻之，子又謂南容之為人，謹言慎行，邦有道正君子道長之時，必見用於世，邦無道正小人害君子之時，可免於刑戮。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兩人之行不同也，而其同見取於孔子如此。

縲紲非罪，見無害於可妻，非可妻在此一節也。不

廢免刑當與三復曰。圭合看當知守口為保身之符。

子謂子賤章

此章見取友之益大也。子賤為單父宰。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有一人。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故夫子嘉之曰。君子哉若人。亦惟魯多君子。若人能取故至此。向使魯無君子者。則斯人何所取資以成其為君子乎。

子游之宰武城。一減明不為少。子賤之治單父。眾君子不為多。設一非君子者。往來其間。則人品治

行。遂有不可問者。是尊師取友。在當官尤為緊要。此夫子於子賤。取眾君子以成一君子。幸其有。又轉慮其無與。

子貢問曰章

此章見子貢能自方也。子貢素好方人。一日因而自方曰。賜也。品詣何如。子曰。女器也。適於用者也。子貢又問曰。器亦不一。賜何器也。子曰。女於器中。乃夏之瑚。商之璉也。廟堂之重。邦家之光也。

何如之問。欲得其似也。何器之問。欲究其實也。聖賢問答。不留疑義如此。

或曰雍也章

此章聖人惡佞之意也。或曰雍也。以其心則仁矣。而惜乎不佞。子曰。將於何所乎用佞哉。其拒人也。取給於口。毫無情實。方自謂可以欺世取容。而徒多爲人所憎惡。子謂雍仁。吾不得而知。但於何所乎用佞哉。或人之意。仁是帶言。重在不佞。若曰。以雍巧於存心。而拙於尚口。優於得天。而絀於應人。豈其日與言語爲朋。不能益以所長。日侍不倦之誨。不能化其所短哉。子曰。焉用佞。詰詞也。禦如迎敵。屢憎反詞也。佞者意在悅人。卒致爲人所憎。不知其仁亦

是帶言。文勢趨向焉。用佞極言佞之無用處也。

子使漆雕章

此章見學貴勿自欺也。夫子嘗使漆雕開仕。意其可。以仕也。開乃對曰。吾於仕的道理。自己心上未能自信。以斯未能信者。出而治人。豈能知之明。而處之當乎。子說說其不自欺也。

未信一語。似與使仕相左。而子顧說之。聖賢於仕之一途。不輕許人。不輕自許如此。夫子哂由。爲由把仕說得易。夫子說開。爲開把仕看得難。吾斯句最難著解。解元梁聯馨文云。開自思焉。明明有

冊言四書身知解 卷之一
一不敢自安之故徘徊於幽隱獨知之內者是爲得之。

子曰道不章

此章化勇歸道也。子曰天下滔滔吾每思以道易之。今已矣道不行矣吾將乘桴浮於海度及門從我者其惟由與此夫子悲世也非忘世也而子路聞之喜非夫子意矣子曰由也果於忘世好勇誠過乎我但不能取事理而裁度之由也一再思之尙復喜焉否耶。

此章若說夫子因道不行而思浮海因浮海而思

子路。因子路聞之喜而有好勇無材之歎。與書旨何啻千里。通章全是從由起見。道不行二句原要引起其由句。子路聞之喜也是現成的好勇無材。乃是申明從我其由本意。以由之絕糧慍見往召不悅。直視滔滔天下。安能鬱鬱久居。故夫子興浮海之歎。而引由爲同心。今而後子路喜可知也。將謂夫子納楚狂之諫。追丈人之行。在已不復以投宿者動石門之誚。迷津者來沮溺之譏。殊不知浮海其由之寓言。仍是馮河無悔之轉語。而一聞輒喜之壯心。仍是行軍誰與之故態。故夫子申之曰。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講明從我其由初心直是行行如由。除却同他下海再討不出箇用處。莊子所謂不材之木無所可用是也。則取材材字有用之通稱也。鄭註材桴材也。因子路不喻已意託言以戲之也。

孟武伯問章

此章欲武伯器使也。孟武伯問及門如子路者仁乎。子曰不知也。武伯以夫子知而不言。又問子曰由也勇人也。千乘之大國可使治其兵賦。此其才之可見者也。不知其仁也。問求也何如。亦仁矣乎。子曰求也

藝人也。千室之大邑百乘之大家可使為邑長家臣。此其才之可見者也。不知其仁也。問赤也何如。亦仁矣乎。子曰赤也禮樂人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來朝之賓來聘之客。言語應對。此其才之可見者也。不知其仁也。子大夫亦問其可知者而已。

武伯開口問仁。便求之太淡。夫子但言其才之可使。固是欲武伯器使而三言不知其仁。亦是勉三子求仁意。

子謂子貢章

此章化子貢之愈心也。子貢方人者也。夫子一日者

謂子貢曰。以女自視。與回也孰愈。子貢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卽以聞與知較。回也明睿所照。聞一知十。卽始而見終。至賜則推測所及。聞一僅能知二。因此而識彼望。且不敢。敢言愈乎。是子貢於回。蓋自知弗如也。夫子迎其機而許之曰。賜之於回。誠弗如也。吾之與女者。正在女自知其弗如也。賜也常存此弗如之心。可也。

子貢好方人。夫子特把一箇終日如愚的。使之自方。不由他不言。下自失。但以聞一知十。聞一知二。爲不如回之實。其猶有多之心也。夫故他日有多

學而識之問

宰予晝寢章

此章見學貴自強不息也。宰予當晝而寢。志氣昏惰。受教無地矣。夫子責之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晝何時乎。而予也甘心寢處。吾於予也。其何以誅之哉。然予也言語人也。夫子再言以警之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卽信其行。不忍過疑也。今吾於人也。聽其言。必觀其行。不敢輕信也。使吾忠厚待人之意。中道而改者。惟予之故。予獨何心。使吾至是也。夫子責宰予之心。大禹惜寸陰之心也。

子曰吾未章

此章欲人識真剛也。子曰吾曾未見真剛者。或對曰如申棖者非乎。子曰剛者其心無慾。乃能勝物。今棖也多慾。凡物皆足以動其心。豈復能勝物乎。使棖而得剛。天下豈少棖之徒哉。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無慾故也。慾即不剛。體驗方知。

子貢曰我章

此子貢以身証道也。子貢曰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吾即以此度人之心。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此

非爾所及也。

一貫之傳。曾子以忠恕實之。子貢想亦與聞。但是耶非耶。此子貢所願得夫子之一言。以定指歸者。也不欲無加。是忠恕之變文。以觀忠恕之是否一貫也。一言而可終身行。是一貫之變文。以觀一貫之是否忠恕也。一則曰我。再則曰吾。雖然說得現成著己。其實與問伯夷叔齊何人同一機軸。彼處意在証衛事。此處意在証一貫。子曰非爾所及。正對他我字。吾字。賜也一聲。與參乎一聲。正好對看及門地位。夫子看得分明。到此地位。不待其問而

與之言。未到此地位。並不許他說到此等境界。此子貢所以有不可得聞之歎也。

子貢曰。夫章。

此子貢得聞性道後語也。子貢曰。吾今而知夫子之威儀文詞。見乎外。為文章者。可得而聞也。至於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有未可以言語求者。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分晰不破。此箇道理。非其人。不傳。非其時。亦不傳。賜也。非爾所及。便是樣子。不惟罕言。不可得而聞。即終日言。亦不可得而聞。一貫之唯門人。似不曾聞。便是樣子。此夫子所以欲無言。子貢

所以云不可得聞也。文章者。性道之華。如木樨有香。故可得而聞。性與天道。無聲無臭。故不可得而聞。

子路有聞章。

此章狀子路急行之心也。子路者。聞斯行之者也。乃其急行之心。殆若方有聞而未之能行。惟恐復有所聞而不及行者。然子路急行之心如此。子路二字。當另讀。其下十字。俱包在子路二字內。總是狀子路急行之心也。

子貢問曰章。

此章勉人學問也。古者人沒則有謚。謚者行之迹也。文者謚之美也。孔文子之行多不足取。而得謚爲文。故子貢問於孔子曰。如孔文子者。何以謂之文也。子曰。凡性敏者多不好學。孔文子敏而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孔文子不恥下問。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文子之得謚爲文。蓋以是也。

子貢問何以謂文。因名核實。賢人之學也。夫子答是以謂文。舍短取長。聖人之心也。

子謂子產章

此章美子產以風有位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

焉。其行已也。推讓皮羽之間。溫溫而恭。其事上也。周旋簡定之朝。肅肅而敬。鄭民疲於奔命。而子產養之以惠。植其田疇。教其子弟。鄭民逼於公族。而子產使之以義。上下有章。廬井有伍。四者皆君子之道。而子產實有之。可以法矣。

子產以君子之道自治治人。夫子特表而出之。并無有不足者。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特借子產作話柄。爲濟人者說法耳。

子曰晏平仲章

此章見久敬可全交也。子曰。凡人交久則敬衰。若晏

平仲者善與人交。為時益久。敬意如初。此其所以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也。與交友如平仲者可也。

朋友之道。往往有初。鮮終者。率由於不敬。在士大夫尤甚。始於不能協恭。卒至分門立戶。禍人家國。晏子以力行節儉。重於齊。既為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至使御者之妻望而知其志。念常有以自下。則久敬之孚也。晏嬰字仲平。其諡也。

子曰臧文仲

此章詰文仲之所以為知也。子曰臧文仲。人皆言其知矣。今觀其居蔡也。至刻山於節。畫藻於稅。其祈靈

於蔡如此。是何等知也。誠不能為文仲解也。

天子元龜。諸侯守龜。大夫家不藏龜。此處不說他僭分。只問他是那一等知。若曰窮峻。字雕墻之奉。乞枯殼。敗板之靈。竊為文仲惑之。

子張問曰章

此章見仁不易知也。子張為難能者也。問於夫子曰。楚令尹有子文者。三次為令尹。曾無喜色。仕者三則已者亦三。曾無愠色。不以得失動其心如此。當其已之。則子文為舊令尹矣。舊令尹所行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不以人已動其心如此。如此人者。夫子以為何

如子曰。子文跡其行事。可謂忠矣。子張曰。此其居心亦仁矣乎。子曰。其心未可知也。焉得而仁之。子張又問。齊臣有崔子者。弑其君莊公。齊大夫陳文子不肯與為同列。至有馬十乘。一旦棄而違之。毫無顧惜之意。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又違之。比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又違之。毫無憚勞之意。如此人者。夫子以為何如。子曰。文子跡其行事。可謂清矣。子張又曰。此其居心亦仁矣乎。子曰。其心未可知也。焉得而仁之。

子張兩箇何如。便是往仁上問。緣夫子曰。忠矣。清

矣。不滿問意。故又直吐本懷曰。仁矣乎。可見兩問。不是要定二子品題。無非討箇仁的消息。子曰。未知者。未知其出於中心之誠否也。仁必忠。清。忠。清。未必仁者。由中不由中之別也。

季文子三章

此章見思不在多也。昔魯有大夫季文子者。相傳以為每事必思之至三。然後見之。施行。夫子聞而裁之曰。凡事思之至再。則是非已明。從違已審。斯亦可矣。何必三為。

文子行事如縱襄仲殺嫡立庶。為宣公使齊而納

賂焉動多。過舉而猶以三思聞。誰爲持籌而傳此。確數以爲美談。耶子曰。再斯可矣。甚無取乎文子之三思也。謂其與不思無異也。

子曰寧武章

此聖人表愚以勵忠也。子曰。衛大夫如寧武子者。當文公之時。內變不生。外患不作。直謂之邦有道可也。則無事可見而知。至成公之時。晉文外逼。元咺內訟。是邦無道時也。則不避艱險而愚。其所謂知者。人猶可及也。至其所謂愚。乃正智巧之士。深避而不肯爲者。不可及也。

此章妙在知愚相形。方衛侯與元咺訟時。從衛侯者三人。一見殺。一見刑。武子之身危矣。危矣。晉文以爲忠而免之。使武子而未嘗知也。猶始終一愚人也。乃邦有道。則儼然知也。乃能於萬死一生之際。深自韜晦。大知若愚。至不爲晉侯所忌。此身獲保。而後衛侯之難。可徐圖也。由是而納餽。由是而薄醜。是其所以保身濟君者。始終皆知爲之。而夫子特以爲愚。又重之曰。其愚不可及。全在爲知者所不肯爲。上見。

子在陳曰章

此聖人爲傳道計也。夫子周流在陳。知道終不行於天下。乃興歎曰。吾其歸於魯。與吾其歸於魯。與吾黨之小子。狂簡志大言大。而畧於世故。卽其天真爛熳。斐然自片段。但不知所以裁之。恐其過中而失正耳。吾安能已於歸哉。

惟狂簡故成章。惟成章故受裁。有地亦惟狂簡。故不知裁。惟不知裁。故須歸。斐然成章者。文也。所以裁之者。約之以禮也。

子曰伯夷章

此聖人表夷齊無惡之心也。子曰。古人如伯夷叔齊。

清介絕倫。是其於人。宜若無所容者。乃不念舊惡。惡來則惡。惡去則忘。故怨之者。因是而少也。

惡者何人之不善也。舊惡者何人之不善已去也。念舊惡者何人之不善已去。而我之惡之。猶牽繫不置也。夷齊心本無惡。如鏡中無物。妍媸自照。亦無所怨於鏡也。

扣馬之諫。知有君而不知貫盈。夫是之謂不念舊惡。首陽之餓。求仁得仁。又何怨。夫是之謂怨是用希。臆說私識。

子曰孰謂章

子

子

三

此聖人維直道也。子曰：誰謂微生高直者？或嘗乞醯於高矣，使高而果直者，則有曰有，無曰無，可也。轉求諸其鄰而與之，曲意徇物，掠美市恩，直者固如是乎？孰謂者，詰詞也。若將執其人而問之也。拈出乞鄰一節，見高之向來得名為直者，大抵如斯。一時之直名，自高竊之，而三代之直道，自謂高直者壞之。故夫子特地拈出為直也，非為高也。程子曰：所枉雖小，害直為大是也。

子曰巧言章

此章以恥維人心也。子曰：每見人有巧言令色足恭者，甘言所至，而笑貌附之；言貌所至，而舉止隨之。不知其人，何以自為心也。其邪媚之態，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又每見有匿怨而友其人者，內實飲恨，外託莫逆，不知其人，何以自為心也。其曖昧之態，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彼獨不自恥耶？

孔註云：足如字，便辟貌，乃另是一種脚步，與言色相隨者。夫子一則曰恥之，再則曰恥之，必引左氏為同心者。若曰：彼不暇自羞，而丘代為羞之，謂丘之心不猶夫人之心耶？何左丘明先得丘心耶？謂人之心亦猶夫丘之心耶？何止左丘明與丘



有同心耶使之自爲思而自爲愧也。

顏淵季路章

此章見聖賢之心。公而無私也。顏淵季路侍於夫子之側。子曰。人各有志。何不各言爾之志乎。子路曰。願以已所乘之車馬。所衣之輕裘。與朋友共。設或自友。敝之。在我不以爲憾。是則由之志也。顏淵曰。有善於已。願無矜誇。有勞於人。願無張大。是則回之志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吾何願哉。但使老者各得其養而安之。朋友相與以心而信之。少者各得其親而懷之。我之志如此而已。

一侍之頃。夫子曰。蓋各言爾志。聖人之教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賢人之學也。各不肯虛此一侍也。子路之願。可以破吝。顏淵之願。可以破驕。夫子之志。則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說本領。此是說心願。老者安之。若說理當安固。屬蛇足。說必有所以使之安。亦第二義。問有其心。無其事。將焉用此虛願爲乎。曰。博施濟衆。實事也。欲立欲達。虛願也。夫子所謂仁者。在此而不在彼。虛者實之本也。

子曰已矣章

此章望人悔過也。子曰：「已矣乎！其無復望矣乎？吾曾未見能見其過而於隱微獨知之地自供自勘不勝不休者也。」

此章是於改過上深一層說。見如冤家相逢更不放他迴避。訟如被害赴訴更不容他辨脫。引一見為証佐。奉一內為廷平。自與過交質其下不勝不休。此致知慎獨之學能改猶其後焉顯焉者耳。

子曰十室章

此章勉人好學也。子曰：「人心不甚相違。卽十室之邑。必有生質之美。忠信如丘者焉。丘甚樂人之如丘也。但不如丘之好學也。丘不願人之不如也。」

忠信如丘。所謂性相近也。不如丘之好學。所謂習相遠也。

此章見居敬為臨民之要也。仲弓為人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故夫子許之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知夫子許已在簡。故借問子桑伯子為人何如。子曰。可也。簡其人。殊不多事。仲弓曰。簡亦未可。一槩論也。使居心於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由是而行簡。以臨其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不亦誠可矣乎。若先自居心於

昧鼓也

忠計收立。汎器卦。昧鼓也。不收立之。拔學汎隨。皆也。出。不收立之。拔學汎隨。皆也。出。

刪訂四書初學易知解卷之二

江左學臣邵嗣堯輯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章

此章見居敬為臨民之要也。仲弓為人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故夫子許之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知夫子許已在簡。故借問子桑伯子為人何如。子曰。可也。簡其人。殊不多事。仲弓曰。簡亦未可。一槩論也。使居心於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由是而行簡。以臨其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不亦誠可矣乎。若先自居心於

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而所行又簡。勢必至於百度俱廢。無乃大過於簡乎。簡則猶是。亦視其所居何如耳。夫子許之曰。雍之言然。

聖門問答每須窮究到底。子貢問賜也何如。就已身而質言之。此章仲弓因夫子許已南面。有難於質言者。故借伯子爲問。討得一箇簡字出。然後從簡上發揮。在仲弓不是抹煞簡字。乃是以居敬者立簡之本。善簡之用。而以居簡行簡者。正簡之失也。子曰雍之言然。直使天下後世。臨民者共知其然也。緣已之言簡。止足以救煩苛。而雍之言居敬

行簡。乃能立簡之本。善簡之用。正簡之失。故曰然也。生事與廢事。皆敢心爲之。居敬者不敢之心也。

哀公問弟章

此聖人明好學之真也。哀公問弟子皆從事於學矣。而孰爲好學者乎。孔子對曰。甚矣好學之難其人也。昔有顏回者。好學人也。嘗見其不遷怒矣。怒於此者。不移於彼。嘗見其不貳過矣。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乃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從事於學者。實繁有徒。求如顏回其人者。則亾矣。更未聞有好學者也。甚矣好學之難其人也。

學是聖人開卷第一義。曰吾十有五而志學。不如
 丘之好學。曾未明言所學何事。若非哀公此問。幾
 不知聖人所謂好學者。在克已復禮矣。不遷怒。不
 貳過。是現成語。有謂兩不字與四勿勿字同例者。
 非也。彼四勿字禁未然。此二不字述已然也。遷怒
 者。或陰毒在此事。陽洩於彼事。或含嗔在一時。而
 待逞於異時。或飲恨在此地。而發憤於異地。或賈
 禍於一人。而波及於眾人。皆遷也。從事克已者。不
 爾也。孟子曰。不怨勝已者。不遷怒之妙解也。過者
 何非禮。是也不貳者。何復禮。是也不貳過者。不怨

已。克已也。不遷怒者。不尤人。亦克已也。此其為學
 全在自已身心性命上省察克治。故夫子特地拈
 出。以定學之指歸。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
 曰未聞好學。可見氣有未平。行有未善。雖身通六
 藝。不謂之學也。

子華使於章

此章見聖人與人之義也。聖門有子華。嘗為夫子使
 於齊。冉子為子華之母請粟於夫子。子曰。與之釜。示
 不當與也。冉子以為少。請益。子曰。與之庾。示不當益
 也。冉子私以其粟與之五秉。子曰。五秉之與。得勿謂

子華奉命行役。不遑將母耶。吾觀赤之適齊也。所乘者肥馬。所衣者輕裘。則其富可知也。富而與之。是繼富也。吾聞之也。君子但於人之窮急者。散所積以周之。不聞其繼富也。五秉之與。亦異於君子矣。聖門又有原思者。嘗於夫子為魯司寇時。為夫子采邑之宰矣。夫子與之粟九百。原思以為多。辭而不受。夫子止之曰。毋庸辭也。爾之鄰里鄉黨。其間急而待周者。正不乏人。以爾之有餘。與彼之不足。其為周急。不既多乎。是可見義不當與。不惟已不欲與。且不欲人之多為與。義所當與。不惟已與。且欲人之廣為與。聖人與

人之義如此。

此章記事之妙。全在兩兩相形。以見聖人與人之義。冉子能取。能與。皆見棄於孔子。謂其所為皆繼富事也。原思不取。不與。夫子止其辭。而教之與。正廣狷以惠也。以九百與鄉黨。周急實多。以九百還府庫。亦繼富之類也。向使子華而貧。冉有不亦君子哉。

子謂仲弓章

此章見用人者。不可以類拘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謂之曰。今有犁牛所生之子。其色駢。合乎當代

冊言四書易知角
卷之二
之尚且其角周正中乎犧牲之選人雖以其爲犂牛
所出而欲不用以祭山川之神豈肯舍諸彼欲勿用
者徒視人不廣耳

夫子此言若爲仲弓發者故記者直繫之物苟爲
神之所取則見棄於人未爲之子之不幸也山川
夫子自寓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朱註本之註
疏他無所考竊疑此章當是夫子告仲弓語乃補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未了義也在仲弓問焉知賢
才而舉之意若曰舉之非難知之實難子若曰爾
之所謂知者將來諸其人耶亦徵諸其類耶如以

其類也則賢才爲爾所知反不爲爾所舉者多矣
彼質言此寓言也天地之角繭栗宗廟之角握
社稷之角尺

子曰回也章

此章見純仁之難也子曰仁人心也自私欲間隔而
心與仁遠矣吾門如同吾想其心其殆三月不違仁
者與若其餘之於仁或日一至焉月一至焉大約如
是而已矣

三月借言其久日月借言其暫違謂違而去之也
至者自外來也惟其違也是以至也日月至焉則

其違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違仁之心。人心也。不違仁之心。道心也。其違也甚易。其至也甚希。危微之介也。夫子之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日復一日而仁熟矣。

季康子問章

此章見材貴器使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而為大夫與。子曰。由也天資剛斷。可以決大疑。定大難。於從政乎何難之有。又問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識見明通。可以審事機。曉物理。於從政乎何難之有。又問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材幹優長。可

以應庶務。理煩劇。於從政乎何難之有。是在善任使而已。

果者能斷。遇事不游移。達者善變。遇事不拘滯。藝者多能。遇事不怙亂。康子三問可使。難詞也。孔子三言何有。易詞也。若曰。以三子之才。從政非難。使之實難耳。

季氏使閔章

此章見閔子能守己也。季氏魯強臣。費其私邑。使人來召閔子。騫為之宰。蓋欲借高賢為私邑重也。閔子騫對使者曰。好為我謝子大夫。勿復召我為也。如有

復來召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徒速之行何益乎。

費季氏私邑。孔子所欲墮者。昭十三年南蒯以費

畔。又公山弗擾以費畔。乃欲使閔子騫為之宰。若

曰。閔子賢不吾畔也。閔子謝絕來使。視私室祿位

之來。若將免焉。此一辭也。直令強臣削色。故記之。

問季路冉求仕季氏。而孔子不以為非者。何

也。曰。聖人之微權也。觀女弗能救。是誰之過等語。

可見。

伯牛有疾章

此章重惜斯人也。伯牛謹疾人也。而有疾。孔子往問

之。自牖執其手。曰。斯人不應。亾有所以亾之者。殆命

實為之。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

人其如命何。

命也。夫是倒裝句法。若曰。此殆天之所以亾斯人

也。斯人也。而有斯疾。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是也。

子曰賢哉章

此章嘉回之心境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是食。一瓢

是飲。置身在陋巷之中。以他人處此。將有不勝其悲

鬱者。乃回也。他自有一箇樂處。曾不因是而改。賢哉

回也。

周茂叔每令學者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程子曰。蓋自有其樂耳。良是。按樂在孔顏。孔顏自知。譬醉中之趣。不吃酒人如何尋得著。

再求曰非章。

此章見學貴自強不息也。再求曰。求於夫子之道。非不心乎愛之。然每迹類於退者。力不足也。求也有餘之心。晦於不足之力者多矣。子曰。所謂不足者。行至中途。力盡而返。今女直盡地自限耳。焉得以力不足為辭哉。

求也退。久有定案。此處再求并不辨自己不退。只

表出箇退的緣由。若曰。夫子每謂求也退。何其不諒求之心。察求之力也。子曰。今女畫。是三字斷。

子謂子夏章。

此章辨大儒也。子謂子夏曰。女儒者也。但儒亦自不同。其器識宏遠者。君子儒也。女宜為之。其規模狹隘者。小人儒也。女勿為之。

開口女字。單是為子夏說。與泛論道理不同。子夏非為人者。只平日篤信謹守。守已亦自有餘。故夫子廣之如此。君子往遠大處說。小人者。硜硜然小人是也。若作文當從註。

子游爲武章

此章見宰貴得人也。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宰以得人爲先，女曾得一人焉，以之維人心而正風俗乎？子游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其人動必以正，不肯徇人如此。

邑宰所交是何等樣人，便是一邑的人心風俗所在。得人一問，關係甚大，行不由徑，非公不至，正他人視爲迂儒者，而聖賢之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絃歌成化，有由來矣。得人一問，胸中便有箇澹臺滅明在，及所對是其人，而孔子無容言如澹臺滅明者，孔子之所謂人也。

子曰孟之章

此章表之反以風有位也。子曰：如魯大夫孟之反者，其真有功而不伐者，與方齊人伐我北鄙，右師敗績，衆軍皆奔，反獨殿後，是我魯得全師以歸者，皆之反功也。乃於將入國門之時，正萬衆屬目之地，自策其馬而言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心傷敗軍之餘，不欲以功自見，此其不伐爲何如者。

揭天事業，當不得一箇伐字。千古功臣，多不能保全，令名以終者，伐故也。禹治水成功，舜嘉其不自

滿假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子曰不有章

此章為世道悲也。子曰好諛悅色。至今日而極矣。若不有祝鮀之佞。與有宋朝之美。欲免今世之憎惡也。難矣。

註疏云。此章言世尚口才也。則不有而有。當與不好犯上而好同例。惡佞之極詞也。朱子語類范註同此。

子曰誰能章

此章勉人由道也。子曰舉世之人誰能出不由戶。至於斯道。則須臾不可離者。乃莫之由何也。真不可解矣夫。

道不遠人。人人自離道。故夫子特地喚醒。開口先從誰能出不由戶說起。往顯處近處易處。必然處說。要人知道不可離。如戶不可離也。

子曰質勝章

此章以君子立文質之準也。子曰凡事直任本來曰質。踵事增華曰文。質有餘而文不足。其失則鄙陋而野。文有餘而質不足。其失則浮誇而史。必也文質彬

冊言四書易知解 卷之二
彬適當其可。然後爲成德之君子。彼偏勝者。焉得爲君子哉。
務勝者何。各欲自命爲君子也。不知止戒。其野與。史而無與於君子之數者也。彬彬不是調停分兩。只要當可。如孔子在鄉黨則恂恂。在朝廟則便便。是也。又如五秉之與九百之辭。未免偏勝。周急不繼富。則彬彬君子矣。

子曰人之章

此章爲不直者做也。子曰。人之生於天地間也。毫無邪曲。理本直也。是直乃人之所以生也。若於所謂直

而無之。是罔之也。失其所以生矣。而猶然生於天地間者。徼幸苟免於死。亾耳。尚可謂之人乎。

罔之。所謂生理滅絕也。若說不直便死。無以解夫直而死。不直而生者。曰幸而免。則雖生猶死。韓文公曰。生而不淑。誰謂其壽。是也。

子曰知之章

此章示人以造道之極也。子曰。人之於道。有明於心而知之者。不如心乎愛而好之者。爲更篤也。好之者。又不如生意存而樂之者。爲更深也。學者勿自安於一得可也。

三不如各就其現到地位導之使前也。在三則彼此各不相謀。在一則淺深可以自喻。好者神情以之樂。則生意存焉矣。

子曰中人章

此章見教貴因人也。子曰中等以上之人。天資高。學力到。與語以最上之道。彼將信而悅之。可以語上也。中等以下之人。天資暗。學問疎。與語以最上之道。彼將疑而畏之。不可以語上也。上豈可槩語哉。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如湯潑雪。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如水沃石。通章皆就語上邊說。見人與人不

同。未可逢人語上也。可不可以。今人讀書驗之。便見。

樊遲問知章

此章見知仁之用心惟一也。樊遲問知。子曰民義。人道所宜然也。專用其力而務之。至於鬼神不可知者也。敬而遠之。不為所惑。此知者之事也。可謂知矣。又問仁。子曰存理遏欲。難也。欲盡而理得。獲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此仁者之心也。可謂仁矣。舍民義而媚鬼神者。道在明而求諸幽。惑也。稍高明者。又駁無鬼神。則孔子之祭如在。豈偽耶。先難

者克己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也。

子曰：知者章。

此章備形知仁之心境也。子曰：知者仁者，其人既異，其心境亦自不同。吾就知仁而想其情，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其所喜好將在水矣；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其所喜好將在山矣。吾就知仁而想其體，知者聰明四達，事物不足以滯之，殆極其動者乎；仁者天理自然，人欲不足以擾之，殆極其靜者乎。吾就知仁而想其效，知者生意活潑，物不能累，有隨往

而樂之真。仁者生理渾全，數不能夭，有必得其壽之理。此仁知之心所可歷歷想見之者。

此章知者仁者，凡六見，乃分言之也。水動樂爲類，總從知者想出；山靜壽爲類，總從仁者想出。至仁者未嘗不動，知者未嘗不靜，等語乃文中窮變之一法，非書旨也。動靜爲知仁之體，樂山樂水是從動靜想出，樂壽是從動靜推來。

子曰：齊一章。

此聖人以道易天下之思也。子曰：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使齊之君臣一改富強積習，庶幾

至於今日之魯。若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使魯之君臣一改廢墜積習。直可至於文武之道。為齊魯者。何憚此一變耶。

太公始封於齊。即以尊賢尚功為治。周公始封於魯。即以尊賢親親為治。二國立本。其厚薄原自不同。至一強一弱。乃其流之極也。夫子所謂變者。乃以道為指歸。魯一變。是往易處說。禮讓信義之風。即是文武先王之道。如人原有好房屋。只在一脩補間耳。

子曰觚不章

此章為毀方者發也。子曰凡物有其名。必具其實。有其實。方稱其名。如觚之所以為觚者。以其觚也。乃問其名。則猶然觚也。按其實。則居然不觚也。尚得謂之觚哉。尚得謂之觚哉。天下之毀方為圓者。恐不止二觚矣。

通章只三字成文。反覆慨嘆。意味深長。觚其初名也。不觚其新制也。觚哉觚哉。重呼其名。而重傷之也。非舉一物以例凡物。乃嘆人之毀方就圓者。有如此觚也。竊疑此章觚不觚。乃從形下想到形上也。若曰所謂觚者。其初原自不觚。今一受觚

之模範則儼然觚哉。儼然觚哉。或曰：孔子觚銘。

宰我問曰：章。

此章見仁道本不難成也。宰我設言以問。夫子曰：夫
人而既爲仁者，則無時無地，不以愛人爲心。雖或有
告之者曰：井中有仁焉，其遂從井而救之也。子曰：何
必從井救人爲也？君子但可逝而往救於井上，不可
陷而置身於井中。井有人，此理之所有者，可以之欺
君子也。從井而救，此理之所無者，不可以之罔君子
也。予亦第患不仁耳，勿憂仁道之難成也。
仁者二字，另作一句讀。從之一問，正由此二字生。

要見得既爲仁者，則心切救人，事之難易皆在所
不遑恤。地之險易皆在所不必計。至告者不向他
人而向仁者，亦惟以仁者之故。從之一問，是極不
平實語。若曰：仁者蓋如此之難也。聖人却以極平
實語答之。若曰：仁者不若是之愚也。

子曰：君子章。

此章示人以入道之門也。子曰：君子多讀古人之書，
而一以禮爲指歸，則所見既廣，而所守有要。其於道
也，亦可以不畔背矣。夫。

博文如千錢撒地，約禮則一線穿來。弗畔猶言違。

冊一四書卷之解
卷之八十一
道不遠玩亦可以字有斟酌只須如此循循做去
不至南轅而北轍耳飾馬以繡鞍銜馬以金勒者
欲其就道也

子見南子章

此章見聖人之大也。夫子至衛。南子請見。夫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子路不說。以爲見所不當見也。夫子矢之曰。予之所爲。不合於理。不由其道者。天厭絕之。天厭絕之。

古者仕於其國。原有見小君之禮。靈公既使孔子見南子。孔子豈得不見。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此其一也。

子曰中庸章

此章勉人入德也。子曰。中庸之爲德也。無過不及。近在日用。其殆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乎。乃民之鮮此德也。亦已久矣。可慨也夫。

至卽無聲無臭至矣。至字增一分便太過。減一分便不及。民卽愚不肖之夫婦。鮮卽鮮此德也。久則非一日也。

子貢曰如章

此章示求仁之方也。子貢曰。如有廣施於民。而所濟

者衆何如。亦可謂之仁乎。子曰。此何止於仁。必也有仁人之德。而兼有聖人之位者。庶幾其能之乎。然聖如堯舜。猶慮一民之不被也。以此言仁。愈遠而愈難矣。夫仁者存心。與天下潛通無間。已纔要植立。便不忍人之顛覆也。已纔要通達。便不忍人之阻塞也。仁者之本體。原自如此。求仁者能近而取已之心。譬人之心。此恕道也。而仁之方在是矣。何事求諸遠且難哉。

子貢在事功上論仁。故遠且難。夫子在已心上論仁。故近而易。舍已之有以與人。愈出愈竭。終有窮

時如溝澮皆盈。涸可立待。所謂惠而費。是以病也。取已之心。以及人。隨取隨足。終無窮時。如源泉有本。放乎四海。所謂欲仁而得仁。是以近也。存心博愛之謂仁。德位兼隆之謂聖。何事於仁。猶言此何事也。而責之於仁乎。施有窮而欲無窮。施有待而欲無待。聖人教人爲仁。爲其無窮無待者而已。故爲仁之方。在此不在彼。須知夫子此章。不曾一字抹煞。博施濟衆。子貢曰。何如。可謂仁乎。尚恐不足以言仁也。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難其事也。猶病云者。正恐一民未被。非謂仁者

必不施濟也。若說堯舜猶病，是止子貢莫博施濟。衆則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亦是止子路莫脩己以安百姓耶。博施濟衆者，仁之華，欲立欲達者，仁之萌。能近取譬者，仁之通。

取己之心以與人，則取與與無異。報收報會皆盛國，可立於世。精惠而費，是以成也。

述而第七

述而章

此夫子自明刪定之意也。子曰：丘亦嘗刪詩書，定禮樂，贊易象，脩春秋，然皆傳舊而已，非有作也。但於古人所已作者，深信而篤好之，此所以不能已於述也。此志也。商賢大夫有老彭者，先我而然，我竊比其後云爾。

述者何。脩明前說也。不作者何。古之作者已備也。信即己心與古人印合處。好即己心與古人融洽處。信而好之，真是可以不作。然則何述。曰：將以傳

信而公好也。老彭說不一。但遵註。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千歲之日。可坐而定。以有故也。默識章。此章見學貴自得也。子曰。學者於天地古今之理。不言而存諸心。由是見諸躬行。則學而不厭。施諸教化。則誨人不倦。此其顯微一致。人已兩忘。何者。為我之所有哉。默識者。不言而信也。學不厭。勇之事也。誨不倦。仁之事也。俱從默識得來。是無聲無臭中。寓成已成物之道。故聖人謝不敏焉。

無言者。有言之師。故默識貴。

德之章

此章欲人知所憂也。子曰。德必修而後成。乃抱德矣。而曾無省察克治之功。學必講而後明。乃為學矣。而曾無審問明辨之意。聞義貴乎能徙。乃狃於一偏。曾不能因事制宜。不善貴乎能改。乃安於遂非。曾不能改惡從善。此四者。是吾之所憂也。人獨無同憂乎。德如良玉。脩則琢之。使成器也。學如買田。講則深耕易耨也。聞義如得嘉穀。能徙則播種以時也。不善如稂莠。改則鋤而去之也。義無定體。故貴。

能徙禹稷顏子易地皆然是也

子之章

此章見聖人之泰也。記者謂每見夫子於燕居獨處時。其容舒暢。申申如也。其色和悅。天天如也。中和之氣見於燕居時有如此。

申申不作容也。天天不作色也。皆盛德在中之符。記者見其如此。在聖人不自知也。

甚矣章

此夫子行道之極思也。子曰甚矣吾衰也。吾向也欲行周公之道。故每夢見周公。今久矣不復夢見周公。

矣

夫子一身。為斯文斯道絕續所關。故於吾衰感慨係之。

志道章

此章示為學之全功也。子曰人倫日用所當行者。曰道。知此而志在於道。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行道而有得於心。曰德。守之不失。則始終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私欲盡而心德全。曰仁。依而不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至於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所謂藝也。莫非至理所存。游泳於是。以

博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此章逐句分看。則志只合用之於道。據只合用之於德。依只合用之於仁。游只合用之於藝。通章合看。則文勢如環無端。由志道而據德。致虛以實也。由據德而依仁。由勉幾安也。由依仁而游藝。則由安幾化也。游者志之適。藝者道之寄也。

自行章

此章勉人來學也。子曰。人之艱於來學者。得無以不能為禮耶。但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也。教者殷而來者疎何也。

或曰。束脩。檢束脩飾。與人潔已以進同。

不憤章

此章勉人自為受教地也。子曰。吾之於人。雖未嘗無誨。然亦視其人有可誨之機耳。其人心求通而未得。曰憤。吾然後從而啓之。代為開其意。若不憤。則亦不啓矣。其人口欲言而未能。曰悱。吾然後從而發之。代為達其詞。若不悱。則亦不發矣。即啓與發。亦有次第。譬物之有四隅者。且舉一隅。以俟其自悟。若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亦不復告之矣。誨豈可槩施哉。教者之機。視乎受教者。真是一刻心忤不得一氣。

說盡不得。孟子曰：君子之教，有答問者，有如時雨化之者，可作此章註疏。

子食章

此章見聖人哀死之誠也。記者謂每見夫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能甘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聖人無他，近人情而已。

子謂章

此章裁子路也。子謂顏淵曰：行藏之間，不可以有心與也。用之則行，不先時也。舍之則藏，不後時也。惟我

與爾，纔有這箇。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意謂舍已莫與也。子曰：徒手暴虎，徒步涉河，明明趨死而無悔心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不敢有易心，好謀而成，不致有敗事，如此人者，吾所與也。

惟我一語，分明逼出三軍一問。暴虎二句，分明畫出不得其死小像。臨事而懼二句，真是起死回生妙藥。與字雖從上文與字生，然不粘著行三軍方有義味。靈公問陳，孔子遂行，有勇知方。夫子哂之，此處謂夫子因三軍之問而告以善生應死之方，則可謂夫子進以行三軍之道，則不可也。天地間

何事不以小心成寡謀敗。豈徒行三軍云爾哉。
富而章

此章動好富者。以羞惡之心也。子曰。人之汲汲於富者。無乃以富為可求耶。使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而不辭。如不可求。則從吾所好。勿徒隨人為也。

此章只論可不可。不論得不得。玩一亦字。則世之求富貴利達者。孔子直執鞭視之矣。吾所好。足乎已。無待乎外者也。孟子所謂人人有貴於己者。是也。

子之章

此章見聖人之所慎者大也。記者謂子之平日兢兢致慎者三。其一曰齊鬼神之靈。實式臨之。其二曰戰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其一曰疾已身之生死存亡。繫焉。此三者。夫子之所謂兢兢也。

子之所慎者三。而齊居其一。何可駁無鬼神。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得慎之意者也。慎疾在飲食起居間。預為之防。

子在章

此章見聖人契韶之深也。舜之後。陳敬仲奔齊。齊得

有韶子在齊聞韶神與俱往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韶之爲樂其盡美盡善情文兼備之至於斯也

耳聞聲口忘味神相遇也

冉有章

此章見聖賢問答之妙也衛世子蒯瞶得罪其父靈公奔晉靈公薨衛人立蒯瞶之子出公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是以父子爭也時孔子在衛冉有曰人皆以衛君爲當立是爲衛君也不知夫子亦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而問夫子曰伯夷叔齊何許人也子曰兄弟讓國古之賢人也子貢曰彼其

以讓失國亦怨其父乎子曰伯夷尊父命叔齊重天倫各行其本心之安是求仁而得仁也又何怨子貢出謂冉有曰夫子不爲衛君也

輒之拒父以蒯瞶得罪於父也則輒之拒獨不得罪於父乎夷齊不忍怨死父而輒忍於拒生父則夫子不爲不辨自明此聖賢問答之妙也

飯疏章

此章見聖人之天定也子曰卽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我之真樂亦在其中不因疏水曲肱而減也至於不義而富且貴其於我也如浮雲焉耳

樂在其中。玩一亦字。是所樂不以疏水曲肱而改也。不但不義之富貴。於我如浮雲。卽義而富且貴亦然。孟子所謂所樂不存是也。

加我章

此章見易道之大也。子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使天假我數年。得卒學易之功。庶幾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而無大過矣。

五十者圖書之中五與十也。易之所謂進退消長者。五與十之進退消長也。易之所謂吉凶存亡者。五與十之吉凶存亡也。使易無河圖則五與十無

進長。使易無洛書則五與十無退消。使易無圖書則亦辭而已矣。何必加以數年。然後卒業哉。臆說

私誌

子所雅章

此章見聖人言言皆經也。記者謂吾夫子所常言者。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至於禮爲人所當執守者。此三者皆夫子之雅言也。

記此章有二義。若曰。人勿易視聖言也。聖人言言皆經也。人勿遠視經學也。經皆聖人常談也。

葉公章

此章聖人自明其爲人也。葉公問孔子之爲人於子路。子路不對。以聖人之德。有未易名言者。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方理之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及其理之既得。則樂以忘憂。任運隨化。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何不可對人言者。

問與不對。皆高視孔子者。故孔子自己往平淡處說。若曰。無他奇也。忘食忘憂。便過却半生。發憤忘食。是志學時心境。樂以忘憂。是知命後心境。發憤是不可而爲心境。忘憂是浮雲富貴心境。我非章。

此章勉人好學也。子曰。我於天地古今之理。非生而知之者。但於古人心誠好之。汲汲乎敏以求之。常若弗及者也。

人以夫子有問必答。謂其爲生知者。故夫子自明如此。若曰。能如我之好學。及其知之一也。不語章。

此章見聖人不語亦至教也。記者謂。夫子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一不語間。爲世道人心計者。深且遠矣。當與雅言章合看。以見聖人開口閉口莫非至教。

三人章

此章欲人自得師也。子曰：人苟能自得師，即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言之善者而從之，固我師也。其言之不善者而改之，亦我師也。安往非受益地哉。

三人言其少，行言其暫，以見無人無時，非受益地也。

天生章

此章為弟子言也。孔子適宋，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夫子曉之曰：天既生我，

而賦以如是之德，桓魋其奈我何。

問孔子信天如此，其真微服過宋，又是何義。曰：此聖人知命不立巖牆之驗。易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

二三子章

此章聖人之身教也。子曰：二三子得無以我為有隱乎。吾無隱乎爾。吾作止語，默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二三子勿誤認丘可也。

隱如戲術，隱身之隱。行字與字從隱字生。若曰：丘焉往而不與。二三子俱而乃以我為隱乎。川上

之逝見者幾人一貫之唯聞者幾人語不能顯
故以我爲隱默不能藏故無行不與是字妙乃
破隱之法

子以章

此章見聖教約而該也記者謂吾夫子以四者教人
其一曰文學欲博也其一曰行身欲脩也其一曰忠
心欲正也其一曰信意欲誠也此四者夫子之所以
教也

文者考諸古而行則脩之躬也忠者心不偏而信
則言不欺也合內外之道也

聖人章

此章示人以作聖之基也子曰神明不測之聖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一才德出衆之君子而見聖之
心斯可少慰矣謂其學可以入聖也志仁無惡之善
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一立心不二之有恒者而
見善之心斯可少慰矣謂其質可以至善也乃本亾
也而飾以爲有本虛也而飾以爲盈本約而儉嗇也
而飾以爲泰此而望其有恒難矣

開口從聖人說起而終之以有恒是明示以作聖
之基在有恒也有恒者至誠之不息也觀亾而三

句皆不誠之事可見

子鈞章

此章見聖人與物之仁也。記者謂吾夫子為養與祭亦嘗鈞矣。然而不綱。惡盡物而取也。亦嘗弋矣。然不射宿。惡出其不意也。於物如此。待人可知矣。

亦鈞亦弋者。聖人無不可也。不綱不射者。聖人有所不為也。

蓋有章

此章為妄作者發也。子曰蓋有不知其理而妄作者。彼將自附於生知也。終於不知而已。我無是也。我但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善惡并識之。以備叅考。以生知視之。則為其次。不猶愈於不知而作。終於不知者耶。

作者何意。羞與學知為伍也。惟作乃愈形其不知。次字不是讓生知。乃壓倒不知也。寧作一等二名。不作六等一名。

互鄉章

此章見聖人無棄人也。互鄉習為不善。難與言善。有童子者來見。孔子見之。門人或惑。或以地也。子曰吾於童子與其進而來見。不與其退而為非也。若以其互

鄉也而拒之是已甚也。我獨何心而已甚乎。所以不論何人但能去其舊染潔已以進。我但與其今日之潔不保其前日之不潔也。

與其進是就童子說人字推開說說本日講順治戊戌先兄子衣入泮時錢學憲受祺試吾荷童子題卽唯何甚人潔已以進。

仁遠章

此章爲遠仁者發也。子曰仁人心也。豈遠乎哉。我纔一念欲仁仁則隨欲而至。仁遠乎哉。仁也者足乎已無待乎外者也。欲之時卽至之時。

無二候也。

陳司章

此章見聖人答問之妙也。陳司敗問魯昭公果知禮乎。孔子直應之曰知禮。孔子退司敗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相助。匿非而黨。由今觀之君子亦黨乎。同姓不爲婚禮也。吳本泰伯魯本周公同爲姬姓。至於子則宋姓也。君取於吳爲同姓不謂之吳孟姬而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又孰是。不知禮者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孔子。子曰人不幸不聞過。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昭公素負知禮之名而有取吳一事。司敗之問詞氣未免不平。孔子只合以知禮對。既對而退。懼有後言也。比及司敗盡所欲言。巫馬期以告孔子。以過自任。是為君受過。為禮受過也。

子與章

此章見聖人樂善之誠也。子與人歌而善。是善在人。也。必使反之。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

歌。歌詩也。一歌耳。其為善無幾也。乃委曲周詳如此。是聖人虛心處。

文莫章

此章重躬行也。子曰。文詞之間。吾雖不能過人。猶可及人。至於躬行實踐之君子。則吾全未之有得。此吾之自知最明者也。

此聖人現身說法。欲人知言非難。行實難也。文華而行實。故去彼取此。

若聖章

此章勉人學聖仁也。子曰。若神明不測之聖。與德全道備之仁。則吾豈敢當此。抑以此聖仁自為而不厭。以此聖仁誨人而不倦。則可謂如此而已矣。若聖與

冊言四書易知解 卷之二
仁則吾豈敢公西華曰。正唯此不厭不倦爲弟子所不能學也。

不厭所以成已不倦所以成物。故弟子不能學。子疾章。

此章見禱在心不在神也。子疾至於病。子路請禱。夫子微拒之曰。於理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之詞曰。禱爾於上天之神。下地之祇。子曰。丘之凜若對越者非一日矣。病然後知有天地鬼神。不亦晚乎。子路請禱。姑與之言禱。但禱在平日不在臨時。神在心不在壇廟。

奢則章

此章救奢之失也。子曰。禮貴得中。太奢則僭上而不孫。太儉則鄙陋而固。二者皆非也。然與其僭上而奢。寧鄙陋而固。

寧願辭也。所謂擇害莫若輕也。

坦蕩章

此章寫君子小人心境也。子曰。君子循天理。故無入而不自得。常坦蕩蕩而寬平廣大。若小人徇人欲。更無足時。常戚戚焉。若有深憂也。君子小人心境之不同如此。

子温章

此章寫聖容也。記者謂吾夫子德備中和。故其見諸容貌者。藹然温矣。而厲可親。而不可狎也。儼然威矣。而不猛。可尊而亦可親也。肅然恭矣。而安自然而非勉然也。

氣象者。德之華。在子有所以致此者。子亦不自知也。

泰伯第八

泰伯章

此章表潛德也。太王有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默喻父志。偕弟仲雍。逃之荊蠻。後太王傳位季歷。及昌。是爲文王。至發而有天下。是爲武王。是泰伯之逃。非但以國讓。實以天下讓也。此意罕有知者。夫子特表而出之。曰泰伯。其可謂德之至極。而無以加者矣。三以天下讓。其弟民無得而稱焉。此其至德爲何如者。以身讓。以弟讓。以子孫讓。又由季而昌。而發爲三。

世。

恭而章

此章見化民有本也。子曰：待人貴恭。而無禮以節之。則過於恭。而徒自勞苦。作事當慎。而無禮以節之。則過於慎。而反成畏葸。勇者不懼。而無禮以節之。則過乎勇。而敢為悖亂。直者無隱。而無禮以節之。則過於直。而傷於急切。在上之君子。但篤厚於一本。九族之親。則民各親其親。而仁矣。老成故舊。不致遺忘。則民各念其舊。而風俗不薄矣。

此章當與中庸足以有臨章合看。第一箇無骨。第

二箇無膽。第三箇無上。第四箇無親。以此人而立於民上。非容悅少擔當。則激烈敗乃事矣。所以君子只從水源。本本處存心。則民還淳而風自厚矣。

曾子章

此章見守身宜慎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開衾而視予足。開衾而視予手。小旻之詩有云：戰戰而恐懼。兢兢而戒謹。如臨深淵。恐防墜也。如履薄水。恐防陷也。而今而後。全而愛之者。庶幾全而歸之。吾知可免於毀傷矣。小子識之。

記此章書何意。要見仁為己任。必慎其獨。到此方

是息肩時也。可知聖賢生時常存死時心。孟子所謂脩身以俟是也。非臨深履薄之人不能道出忠恕。敬生恕也。

曾子章

此章示脩己之要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往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予今日之言。善言也。子大夫其聽之。在上之君子所貴乎。道者其大有三。纔動容貌。便遠暴慢而思恭敬。乃為貴也。纔正顏色。便近信而非色莊。乃為貴也。纔出辭氣。便遠鄙倍而近情理。乃為貴也。至於籩豆之細事。

則有各司其事者在。非君子所宜身親也。

三斯字屬貴字。言必如此乃為貴也。

以能章

此章懷昔友勵今人也。曾子曰。以己之能而問於人之不能。以己之多而問於人之寡。己本有也。而若無己。本實也。而若虛。至於人之犯己。則置而不與校。是非若而人者。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此章可作屢空註疏。昔友謂顏子也。可以章。

此章思君子也。曾子曰：有人於此，可以託六尺之孤，是其才可以輔幼君也。可以寄百里之命，是其才可以攝國政也。當此主少國疑之際，變起倉卒，是大節所在也。而此人之輔幼君攝國政者，確乎其不可拔，是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如此人者，殆君子人與真君子人也。

兩可一不可，合來纔成箇君子。到得不可奪時，纔成得箇可寄可託。此曾子所以低徊歎賞而不能置也。兩言君子者，言若人之才與節，皆若人之德為之也。此章所謂君子，全在有濟天下事上見。

與孔子仁管仲一意

士不章

此章見士當純仁也。曾子曰：既名之為士，則心量不可以不弘，心力不可以不毅。彼其所任者重，非弘無以任其重；而所行者又遠，非毅無以致其遠。何以見其重且遠哉？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士以為己任，不亦重乎？其任此仁也，死而後已，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不亦遠乎？故曰：士不可以不弘毅。

興於章

此章崇經學也。子曰：凡人好善惡惡之心，油然而興者，每得之於詩；以詩本性情，而諷詠易入也。凡人手恭足重，卓然而立者，每得之於禮；以禮無不敬，而度數可守也。人之涵養純粹，渾然而成者，每得之於樂。以樂主於和，而音節相生也。經學之益大矣哉。

此夫子刪詩定禮正樂後語也。古人把讀書認得真，所以讀一經有一經之益。不然三經不至今存哉。

民可章

此章見為民上者當以民治民也。子曰：民之為道也。

但可使其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治民者亦惟因民可也。

使是著力字樣，謂法制禁令也。知之一途，中士猶難之，而况於民乎。

好勇章

此章杜亂萌也。子曰：在己好勇，而兼有疾貧之心，則必作亂。若人而不仁，則當憐之教之，且姑置之。若疾之已甚，而使之無地自容，則亦必為亂。是我激之使亂也。疾人豈可已甚哉。

子路慍見，便是好勇疾貧之心。故夫子教以固窮。

小人可疾。然須與他留地步。不則變生於無所容矣。

如有章。而... 此章為恃才者戒也。子曰。世未有如周公之才之美者。藉令有之。使驕矜而且鄙吝。則所謂才美者。特其緒餘耳。不足觀也已。才顧可恃哉。

拈出周公之才之美。壓倒才人。夫以周公之才之美。尚不容驕且吝。况未必如周公乎。

三年章

此章思真學也。子曰。學以為己耳。如有學至三年之久。而得祿之念。曾不到其胸中。是真為己者。此其人不為得也。

為祿而學者皆是也。故三年學不至於穀者。夫子嘆其難得。

篤信章

此章見學所以為道也。子曰。君子立身處世。定見不可少也。則篤信尚矣。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故篤信貴乎好學。定力不可少也。則守死尚矣。然守死而不善。道則亦徒死而已。故守死貴乎善道。然所貴乎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非以求死也。設邦

而將危也。則裹足而不入。邦而既亂也。則速去而不居。天下有道。時與道合也。則行道而見。天下無道。道與時違也。則抱道而隱。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不然。邦有道矣。而我貧且賤焉。是無可見之實也。恥也。邦無道矣。而我富且貴焉。是無能隱之心也。恥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不如是也。

此章死字却是活字。以下不入不居。則見則隱。有道而恥貧且賤。無道而恥富且貴。却俱不肯置之死地。知其不死者而後可以守死。守死猶言終身以之也。守死者篤信之極。善道者好學之功也。

不在章

此章戒侵官也。子曰在其位。則當謀其政。若不在其位。則彼中之難易甘苦。不可得而知也。不謀可也。

在上位而謀下位之政。侵也。在下位而謀上位之政。僭也。侵與僭皆不可也。

師摯章

此章思文德也。子曰吾自衛反魯之後。正師摯在官之始。其作大武之樂。以關雎為卒章。修身齊家之化。畢傳琴瑟鐘鼓之中。洋洋乎盈耳哉。今不可再得矣。大武記武功也。凡作樂將終。則撮其大要以為亂。

武王記武功而推本於文德。以關雎爲卒章。故夫子美之如此。

狂而章

此章爲失其本心者發也。子曰。人之好大而狂者。吾知其無邪曲而直也。乃狂矣而不直。人之無知而侗者。吾知其必謹厚而愿也。乃侗矣而不愿。人之無能而慳慳者。吾知其必誠慤而信也。乃慳慳矣而不信。如此人者。吾不知其爲何許人矣。

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有是病而無是德。此夫子所以嘆息而痛絕之也。吾不知猶俗言識不盡。

學如章

此章狀敏求之心也。子曰。學者好古敏求。見賢思齊。其汲汲皇皇之心。殆若足下追之不及。猶恐望而迷其去向者然。

不及失之。先須分別明白。方知猶恐二字。比如字進步處。何在此章。乃借追匹爲喻也。不及者。眼見在前。只是脚趕不上。失則眼看不見。并迷其去向矣。蘇子瞻論畫竹云。力追所見少。縱則失。

舜禹章

此章狀舜禹有天下之心也。子曰。巍巍乎曠遠而高。

冊言四書易知解 卷之二
大哉舜禹之有天下也。其心空空洞洞。若與已無涉者。其不以位爲樂如此。

若使置身天下之外。而不以天下爲樂。則贊舜禹不如贊巢由。妙在身任天下之重。而曾不知有天下之樂。故夫子特發明之。

大哉章

此章爲萬世立君極也。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其殆超千古而獨隆者乎。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之大。與天合德。蕩蕩乎民無能名其德。如戴天而忘高者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天地水火之咸理。如春夏秋冬之

成歲。煥乎而光明哉。禮樂法度之修明。如日月星辰之經天。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耳。

巍巍便是成功之不可名。煥乎便是文章之不可名。

舜有章

此章聖人之微詞也。昔舜臣五人。卽堯五臣也。五臣爲舜有。故舜得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武王泰誓之詞曰。予有勘亂之臣十人。孔子歎之曰。古語有云。人才難得。不其然乎。唐虞兩朝交會之際。其人才於我周爲較盛。其他夏商皆不及也。則周才可謂盛矣。然所

冊言四書易知解 卷之二 五
謂十人者。其中有婦人焉。除却婦人。九人而已。才難不其然乎。當文王之時。殷家三分天下。周已有其二矣。然猶以此有其二者。服事於垂亾之殷。周之德。卽唐虞之德也。可謂至矣。

首二節伏案在治亂二字。三節孔子述古語。似說人才難得。其意則謂人才之所處極難耳。以五人與十人較。孰少孰多。乃云唐虞於斯爲盛。分明是說。生於治世。則五人不爲少用之。亂世則十人不足多也。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短辭也。方文王三分有二之日。十人具在。用以勘亂易易也。而文王不爲則文之德。卽唐虞揖讓之德也。不曰文而曰周。是聖人詞氣渾厚處。

禹吾章

此章爲萬世立君極也。子曰。君德如禹。吾無得其間。隙而非議之矣。已之飲食。從其菲矣。而於鬼神之享祀。則又極其豐潔。已之衣服。從其惡矣。而於朝祭之黻冕。則又極其美盛。已之宮室。從其卑矣。而於民間之溝洫。所以正疆界。備旱潦者。則又區畫不遺餘力。或豐或儉。各得其宜。爲君如禹。吾真無間然矣。三而字。正形容無間處。旣如彼。却如此也。身任天

下之重而不享有天下之樂於此可見。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十里為成。成間有洫。

辨其順。又辨其美。盈石之宮室。益其卑矣。而欲其間。辨其順。又辨其美。盈石之宮室。益其卑矣。而欲其間。辨其順。又辨其美。盈石之宮室。益其卑矣。而欲其間。

子罕第九

子罕章

此章見聖人罕言亦至教也。記者謂吾夫子慎重而罕言者。利謂其足以害義也。至於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者也。

記者於子所不語罕言。一一拈出。要見得各有關係。孟子宋經章是利字註疏。莫之致而至。是命字註疏。仁人心也。五穀之種。是仁字註疏。

達巷章

此章見聖不貴博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其學甚

博而惜不成一藝之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黨人謂我無所成名，是欲我專執也。吾何執？吾將執御以成名乎？抑將執射以成名乎？吾執御矣，可以謝黨人矣。在黨人口中大哉，是贊詞。博言其大也，無所成名言其博，正言其大也。一貫不多，曾子子貢而外鮮得與聞。况在黨人，與他深言不得。夫子執御之言，與牛刀之戲同。若作文當從註，博學是美詞，無成名是惜詞，執御是謙詞。

麻冕章

此章維禮意也。子曰：以麻為冕，古禮也。今則易麻為純矣。然視麻為省約有制，吾從衆臣之拜君，必於堂下。古禮也。今則拜乎堂上矣，是驕慢而泰也。雖違衆，吾寧從下。

首節引起次節，見十分違禮事，則吾寧違衆不似易麻為純之可以姑從也。

子絕章

此章見聖人心同太虛也。記者謂：吾夫子所絕無者有四事，未至而有，心迎之曰意；事已至而決意如斯曰必；事已去而牽滯不捨曰固；事不度天理人情而惟知有已曰我。此四者，夫子所絕無也。

意者有未來心。必者有現在心。固者有過去心。我則三心之窟宅也。聖人心本太虛。故無四者之弊。四者惟我見為難除。故夫子之告顏子曰。一日克己。天下歸仁。

子畏章

此章聖人以天自信也。陽虎曾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夫子有戒心焉。因慰弟子曰。文王既沒。則道之散見而為文者。其統不在茲乎。斯文絕續。天實主之。使天將喪斯文也。則後文王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若天未欲以斯文之統。至我而絕。則匡人其能違天以害我乎。

此夫子以刪述為代天工也。

太宰章

此章見聖不貴多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其生而聖者。與何其能之多也。子貢曰。夫子之為聖也。固天實縱之。而不為限量。多能又其餘事耳。子聞之曰。太宰以我為多能。其知我乎。吾少也賤。而不仕。故多能。然所能多鄙細之事。至於君子。果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夫子嘗言。吾不見用於世。故藝與。夫子所謂少賤多能者。殆有合云。

太宰以多能為聖子貢猶有多之見太宰知我乎。不是以太宰與子貢對。乃是以我與聖對。言太宰多能之言。謂之知我則可。謂之知聖則未也。言君子者不敢侈言聖也。牢曰子云類記也。故多能鄙事當作一氣讀。言每多能鄙細事。

吾有章。此章聖人自寫心境也。人以夫子有問必答。謂夫子無所不知者。子曰以吾自度。吾有知乎哉。吾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彼雖空空如也。就彼所問。本末精粗。自有兩端。我叩其兩端而盡言無隱。斯已矣。吾有知

乎哉。

叩反問也。何哉。爾所謂達是也。空空屬夫子。如洪鐘無聲。叩之則鳴。如鏡中無物。妍媸自照。聖人心體原是如此。語氣若曰。我於彼時空空如也。若作文以空空屬鄙夫。以叩兩端作無隱不倦解。

鳳鳥章

此章夫子為世道悲也。子曰昔者舜時。鳳凰來儀於庭。文王時。鳳鳥鳴於岐山。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今者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其終無復望矣。夫此聖人寓言。傷道不行也。

子見章
此見聖人孝敬仁也。記者謂吾夫子每見齊衰而有喪者，冕衣裳而有爵者，與夫瞽而不成人者，見之其人雖少於夫子，而夫子必起，過於其前，必趨，所以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有不期然而然者。

聖人之心，無時不存，隨見而動，兩必字從記者看出。蓋日侍夫子而知其然。

顏淵章

此顏淵見道語也。顏淵喟然歎曰：回於夫子之道，嘗意其高也而仰之，乃益覺其高而不可攀，又嘗意其

堅也而鑽之，乃益覺其堅而不可入，瞻之在前，自以爲不及也，忽焉在後，不知其又過矣。幸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始焉博我以詩書六藝之文，使吾致知繼焉約我之視聽言動以禮，使吾力行回從事於博文約禮，雖欲罷而不能自己。及既竭吾才力，如有卓然立於吾前者，非復向者高堅前後恍惚不可爲象矣。雖欲執而從之，則又無端可入，回惟日從事於博文約禮焉耳矣。

喟然一嘆，就在欲從末由時。高堅前後如臨海望洋，目迷西東，循循善誘，如遇篙師接引，博文如駕

舟約禮如把舵欲罷不能如一帆風順既竭吾才則費盡把持如有所立則已登彼岸欲從末由如欲負舟而走又不可得欲從末由是卓立時境界所立卓爾是既竭吾才時境界才情一毫未燭卓立光景不能現前此章顏子所言是上天無聲無臭聖人不知不能境界

子疾章

此章見聖人安分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夫子家臣夫子病少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我本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度由之意是欲予死於臣之手因而得大葬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何如死於二三子之手之爲安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或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當是此章末句良是子貢章

此章借美玉商行藏也子貢以夫子抱道不仕寓言以問之曰有美玉於斯此物之至貴者當韞匱而藏諸抑求善賈而沽諸子曰天下之美當與天下共之沽之哉沽之哉但天下之美當爲天下惜之玉自有賈我待之而已求非所欲也

夫子之言異於子貢者。在一待字。其為善賈一也。但求則美玉削色耳。

子欲章

此章亦浮海之意也。子欲居九夷。或曰夷俗鄙陋。如之何其可居。子曰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彼時三家僭竊。滔滔皆是。夫子似有不能一朝居者。故云。

吾自章

此夫子自敘正樂之功也。子曰周禮在魯。然詩樂頗多殘缺。失次。吾自衛反魯。以耳目所見聞。參互考訂。

然後樂之殘缺者補。失次者序。樂正而二雅之奏於朝者。為王朝。為侯朝。各得其朝之所。三頌之奏於廟者。為王廟。為侯廟。各得其廟之所。不復有紊亂者矣。樂以詩為章。故須雅頌各得其所。纔算得樂正。三家之堂。雍可歌。季氏之庭。佾可舞。只為把此一事。看得輕。故人人處處得而混用。夫子只把天子穆穆二句。特地拈出。朗誦一遍。正樂之意。如此可想。

出則章

此章見庸行之難也。子曰出則事公卿。既忠且敬。入

則事父兄。既孝且弟。喪事不敢不勉。盡禮盡誠。不爲酒困。有德有儀。此四者無甚高遠難行之事。然反之於我。究何有哉。

一說四者實夫子一生缺典。

子在章

此章爲化機傳神也。子在川上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一逝者機也。有如斯川之晝不息。夜不息也。斯乎斯乎。足動人深長思矣。

逝者往而不返之意。如斯夫不舍晝夜。七字一氣讀。猶言直恁地無停待也。逝者泛言天地之化。如

斯夫指川言。

吾未章

此章勉人好德也。子曰。等好耳。吾未見人之好德。如好色之真者也。

好德之心。道心也。好色之心。人心也。皆夫人生而有之。而人之真好。在此不在彼。可怪也。

譬如章

此章勉人自強不息也。子曰。爲學之成與否。其機惟在自已。譬如爲山。其未成者。止於一簣。此爲力甚易也。乃竟止矣。此非他人所能阻。乃吾止也。譬如平地。

雖覆一簣此爲力甚難也。乃竟進矣。此非他人所能助。乃吾往也。人可不自勉哉。

兩吾字最爲警切。天地間事。或成或敗。那一件不是自取。

語之章

此章借回以警惰也。子曰。以吾終日與語。心解力行。而不怠惰者。其回也。與回而外。可多得哉。

當與無所不悅章參看。註兼力行。作文從之。子謂章

此章爲回惜也。子謂顏淵曰。惜乎。回之爲人也。吾但

見其日進矣。未見其少止也。使天假之年。其進寧有量哉。

進止卽上章進止。亦是類記。

苗而章

此章勉人務底於成也。子曰。學者之於道。如農夫之於苗。然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幸而秀矣。而不至於成實者有矣。夫學而不底於成。其可惜亦猶是也。

實字是誠字註脚。大學言誠意。中庸言至誠。內聖外王。只消一箇實字。兩有矣。夫是失望語。在望歲者之心。豈遂至是。秀而實則仁在其中。

後生章

此章勉後生及時進修也。子曰：後生年富力強，其勢可畏焉。知將來不如今日之可畏乎？無何而四十矣，無何而五十矣，而泯泯無聞焉。向之可畏者，斯亦不足畏也已。後生勉乎哉。

日講云：焉知將來不如今日之可畏乎？是來字今字通。就後生言也。斯字甚快，可畏翻成不足畏，中間曾幾何時，可悟逝者不舍晝夜意。

法語章

此章見聽言者貴受益也。子曰：言一也，正而出之如

法之不可犯，雖欲不從，得乎？然必痛改前非，乃為可貴。猶是言也，婉而導之，如風之善入人。雖欲不說，得乎？然必細釋其義，乃為可貴。乃業已說矣，而曾不深釋業已從矣，而曾不少改，吾且奈彼何哉。

事君數章，是要言者為聽者留地步。此章是要聽者不枉了言者苦心。

三軍章

此章勉人立志也。子曰：人至三軍，眾矣。然其勇在人，其帥可得而奪也。至於匹夫，子然無侶，然其志在己，更無有可奪者矣。志之於人大矣哉。



志亦一身之帥富貴不可淫是不可奪註脚

衣敝章

此章見道無盡境也。子曰貧富相形而恥心生。人情
試若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以惡衣爲恥者
此其胸襟超邁惟由之爲人與。衛風雄雉之詩有曰
不妬人之有而伎不恥己之無而求焉往而不善哉
子路聞是詩而誦之若將終身焉不復求進矣。夫子
勉之曰不伎不求自守之道宜然。豈遂足以爲盡善
乎。

伎求總生於恥。恥心一生無所不至。夫子所以把

一箇胸襟超邁的人持地拈出爲恥而伎且求者
下一針砭。子路是已到此地位的終身誦之無復
進益。故夫子又特地掃却。恥心用之進道則幾矣。

歲寒章

此章喻君子也。子曰歲而寒也。衆木彫落。然後知松
栢之後彫也。使有早知松柏者。松柏豈樂以歲寒見
哉。

歲寒是大家的。只是松柏耐得寒。松柏原自不
彫。其知後彫以彫者衆也。

知者章

此章明知仁勇之心境也。子曰：人而知者，其神常清而不惑；人而仁者，其心常樂而不憂；人而勇者，其氣常伸而不懼。分明是說知仁勇之心，無惑憂懼之病。若作文以學之序言。

可與章

此章見學無盡境也。子曰：有人於此，可與博文而共學矣；未可與力行而適道也；可與力行而適道矣；未可與固守而立也；可與固守而立矣；未可與之神知化而權也。學豈有盡境哉。

分明是指出箇進學的次第。一步一步，引人入勝，不重在與之者。共學是致知的事，適道是力行的事，立是守得定，權者無定之謂，權則免於執一而害道矣。易地皆然是也。

唐棣章

此章正思體也。逸詩有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至於我所懷人，豈不爾思。奈所居之室，相去甚遠，而夫子讀是詩而刪之，曰：詩人言遠，特未之思耳。思則一念而八極，一息而千里，何遠之有。

古詩三千，夫子刪之，僅存三百。未思二句，是夫子

評語刪詩主裁於此可想

其詞雖入豈不爾思祭禮之室爾之其敬而夫千
此章五思豈也豈情存云云知之華爾其久而至也
書對章

一而害哉矣是此皆然長也
其詞專立其守其安其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
不重其與之者其學其好也其事其其其其其其
今則其其出而致學而大策一也一也其入入其

鄉黨第十

孔子章

此章記聖人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也記者
謂吾每見孔子於鄉黨為父兄宗族之所在恂恂而
信實似不能言者其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如此
其在宗廟為禮法之所在朝廷為政事之所出則便
便言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耳

妙在一人兩地如出兩人是記者善於形容聖人
處

朝與章

此章記孔子在朝事上接下之不同。孔子入朝當君未視朝之時。其議政而與下大夫言。則剛直而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則和悅而諄諄如也。至於君在而視朝。則恭敬不寧。蹶蹶如也。然又威儀中適。與與如也。

侃侃諄諄。道理只是一箇。只是該直處直。該婉處婉。蹶蹶與與。恭而安也。

君召章

此章記聖人爲君擯相之容也。賓主相見。主國之君所使以接賓者。其名曰擯。孔子於初承君召使已爲

擯時。色勃如而變也。足躩如而不前也。惟恐隕越。以貽寡君羞也。比及揖所與立之人。傳君命而出。當揖左則左其手。傳賓命而入。當揖右則右其手。手雖動而衣之前後。襜如也。嚴整不亂。其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既成禮而賓退。必復命曰。賓不復回顧矣。所以紆君敬也。

鄉黨篇只是一箇動容周旋中禮。

入公章

此章記聖人在朝出入之敬也。公門。君門也。高矣大矣。以孔子而入。鞠躬如也。若不容其躬者。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恐當尊也。行不履闕。恐不恪也。及過君所。宁立之處。特虛位耳。色勃如而變也。足躩如而不前也。其言似不足者。如君在之敬也。攝齊升堂。恐傾跌失容也。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近至尊。氣容肅也。朝畢而出。降一等。顏色漸舒。不似從前之勃如矣。没階而趨。翼如也。不似從前之躩如矣。復其朝班之位。則又踧蹐而不寧。始終一敬也。

自入門至復位。總是一敬也。

執圭章

此章記聖人聘問鄰國之容也。諸侯有命。圭聘問鄰

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以孔子而執圭。鞠躬如也。如不任其重者。執之平衡。手與心齊。上則如揖。下則如授。色勃然而變。如臨戰然。足躩躩促狹。如有所循然。既聘而以君之享禮。獻鄰國之君。則有容色而和。既享而以已之私禮。覲鄰之君。則愉愉而又和矣。

惟敬與和。各當其可。

君子章

此章記聖人衣服之制也。記者謂紺緌。所以飾凶服者。君子平日不以紺緌為飾。吉凶之別也。紅紫不正之色。不以為褻服。邪正之辨也。當暑單衣。以絺綌為

之。然必先著裏衣而表絺綌於外。欲其不見體也。朝服緇衣。內用羔裘。黑相稱也。聘享素衣。內用麇裘。白相稱也。蜡祭黃衣。內用狐裘。黃相稱也。褻裘長。取其溫也。短右袂。便作事也。狐貉之厚以居。取其溫厚也。去喪無所不佩。以利用也。朝祭之服裝。用正幅。如帷。腰有襞。績而旁無殺縫。若非帷裳。必殺之。不以私亂公也。羔裘泣冠。不以弔。不以吉從凶也。孔子雖致仕。每遇月朔。必朝服而朝。不敢以缺畝忘君也。

衣服內外公私之間。一毫不肯苟且。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是也。

齊必章

此章記孔子謹齊之事也。齊所以交神。孔子每齊必沐浴。浴竟。卽著明衣。所以潔其體也。以布爲之。取其樸也。齊旣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必有寢衣。其制長一身而餘其半。取其可以覆足也。齊必變食。不飲酒。不茹葷。居必遷坐。易其常處。孔子於齊。其致敬如此。

居必遷坐。當是不正坐。恐當尊之意。

食不章

此章記聖人飲食之節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不但

取其適口。取其可以養生也。若夫食饜飯傷熱濕而
餲味變。魚餒而肉敗。卽未敗而色惡臭惡。皆所不食。
失烹調生熟之節者。不食。五穀果木非成熟之時不
食。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肉不正。不食。惡其
不正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其醬。不食。惡其不
備也。食以穀爲主。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酒以合歡。雖
無限量。不至於喪德失儀而亂。沽酒市脯。不食。恐不
潔而傷人也。薑能去穢惡。通神明。故不撤薑食。不多
食。適可而立。無貪心也。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
賜。不經宿。不畱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出三日。皆以

分賜。出三日。則肉必敗。人不食之矣。不敢褻神餘也。
當食不語。語非其時也。當寢不言。言非其時也。雖蔬
食菜羹。必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其祭必
齊如也。誠敬之至也。

不時。不止是果木非時。一日之內。食有常時。不多
食。不過飽也。瓜字或云是爪字。以手指甲醮羹。置
案而祭。今人尚有行之者。

席不章

此章見聖人所處必正也。孔子心安於正。席不正不
坐。嫌其與心違也。

聖人心正故所處必正。正席其一耳。

鄉人章

此章記聖人居鄉之敬也。鄉人有飲酒之禮。孔子與焉。中有杖者。老人也。孔子視杖者出。斯出矣。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也。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雖古禮而近於戲。孔子遇鄉人儺。亦必朝服。所以敬王制也。而立於阼階。阼階者東階也。主道也。且恐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附已而安也。

鄉人。非士大夫比。飲酒與儺。非朝祭比。其恭而有禮如此。

問人章

此章記聖人交友之誠敬也。孔子問人於他邦。於已之使者再拜而送之。如親見之敬也。魯大夫季康子嘗為孔子饋藥。拜而受之。禮也。實告之曰。丘未達藥性。不敢輕嘗。謹疾也不欺也。

首節是越境問人。極其敬。次節是受人之饋。極其誠。

廐焚章

此章記聖人愛人之誠也。廐所以養馬者。廐焚。子退朝。一發問。但曰。曾傷人乎。未嘗問及於馬。

記此章何意。要見失火在養馬處。一開口却只問傷人。是記者於不及安排計較中。善觀聖人處。君賜章

此章記聖人事君之禮也。孔子於君賜食。必正席端坐。而先嘗之。如對君也。君賜腥肉之未熟者。必熟而薦之。祖考榮君惠也。君賜生。必畜之。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侍食於君。君祭則已先飯。以膳夫自處。不敢當客禮也。遇已有疾。而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東其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褻衣見君。則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平時聞君命召。

不待駕車。先出而駕車隨之。其事君盡禮如此。

魏太傅云。凡祭鬼神飲食。皆須熟。令有氣。以鬼神所享者氣也。

朋友章

此章記聖人交友之義也。孔子於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不以生死易其心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所饋雖車馬之重。非祭肉不拜。不以車馬易其敬也。

孟子曰。非爲生者也。得孔子於我殯之心。

寢不章

此章記聖人之恭而安也。記者謂夫子常寢之時不

尸其神攝也。燕居時不為容，其神泰也。至於見齊衰者，雖素所親狎之人，其容必變，是聖人無狎人也。見冕者與瞽者，雖素所燕見之人，必加以禮貌，是聖人無褻人也。若在車中，見凶服者，必憑軾而起，哀有喪也。見負民數者，必憑軾而起，重民數也。主人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也。迅雷風烈，必變敬天之怒也。

各不字必字，俱從記者看出，以見聖人非有時然，有時不然，正見恭而安處。

升車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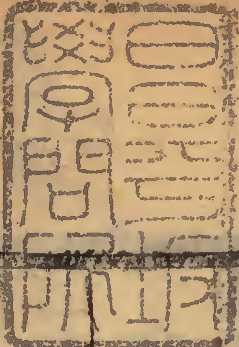
此章記聖人在車之容也。記者講夫子升車，必正立執綬，無不正也。及在車中，則不內顧，目容尊也。不疾言，口容肅也。不親指，手容恭也。

記此見得聖人一舉一動，必敬必莊。

色斯章

此章見孔子為聖之時也。鳥見人顏色不善，斯飄然舉矣。去何速也。至於其集，必迴翔審視而後下，就何遲也。夫子有感而嘆曰：山梁雌雉，得其時哉，得其時哉。既不後時，亦不先時。子路共之，觀其所謂時者在也。雌雉三嗅而作，非色斯舉矣之明驗歟。

色斯二句。便指雌雉而言。山梁卽所集之地。共之者。色也。三嗅而作者。舉也。一斯一後。分明畫出箇雌雉知時圖來。打着孔子胸中故物。故重嘆美之。看來色斯二句。是案。山梁二句。是斷。共之二句。是證。佐。



文心丁卯

此處所入在事之...

